

3-261

世界大戰叢編 第三十三冊

開戰前之德軍作戰計畫及「馬爾內」Marsno會戰之研究

開戰前之德軍作戰計劃及「嗎魯奴」(馬爾內)會戰之研究

目次

緒言	一
第一篇 開戰前德軍之作戰計劃	一一
第一章 千九百十四年德軍所實施之作戰計劃	一一
第一節 德軍作戰計劃之大要	一一
第二節 關於本作戰計劃之所見	六
第二章 「毛奇」元帥以後德軍作戰計劃之沿革	一三
第一節 總說	一三
第二節 「毛奇」元帥	一五
第三節 「瓦魯斐魯追」	一一

- 第四節 「史利芬」シクリフゲン……………二四
- 第五節 關於作戰計劃之所見……………三二
- 第二篇 至「嗎魯奴」マロヌ交戰時止之德軍作戰之研究……………三六
- 第一章 德軍作戰經過概要……………三七
- 第一節 與本作戰有關係之德軍主要人物……………三七
- 第二節 德軍作戰經過概要……………三九
- 其一 由開始作戰至「嗎魯奴」マロヌ河畔之作戰……………三九
- 其二 「嗎魯奴」マロヌ河畔之交戰及至「也奴」エヌ河畔之退却……………六五
- 第二章 關於根據德軍作戰計劃運用大軍之研究……………七五
- 第一節 德軍在「嗎魯奴」マロヌ交戰時戰敗之原因……………七五
- 第二節 關於運動戰時大軍之統帥……………七七
- 第三節 關於大軍之旋回作戰……………八九
- 第四節 由大軍作戰之所見應向兵團要求之事項……………九四

開戰前之德軍作戰計劃及「嗎魯奴」(馬爾內)會戰之研究

緒言

關於開戰之初、德法兩軍作戰之事實及評論、雖已揭於歐戰概要及本叢書第二、第九兩券中、但此次以新獲德軍大本營及當時各軍司令官所發表之最確實資料、而應更行闡明其事實、故擬就前述記事、加以訂正、並依是作關於該作戰之研究也、按本作戰之成功與否、雖可姑置不論、而其屬於歐戰中最顯然之運動戰、則爲不可掩之事實、且信其爲運用大軍研究上之最具有價值者、至此種研究時所應著眼之事項、則如左、

- 一、德軍之作戰計畫、
- 二、運動戰時大軍之統帥與各軍之協同動作、
- 三、大軍之旋回運動、

關於法英比軍之行動、因宜省略其記述、故當閱讀本書時、須同時參閱本叢書第二、第

九兩卷也

第一編 開戰前德軍之作戰計畫

第一章 千九百十四年德軍所實施之作戰計畫

第一節 德軍作戰計畫之大要(參閱附圖第二及第三其二)

德國參謀本部擬先以主力部隊、迅侵法境、猛攻敵軍、而於短時間內擊破之、並於是時在東方戰場、決以最小限之兵力、應付俄軍、於是遂即據此辦法、而擬成其作戰計畫焉、對法作戰計畫之大要如左、

以德軍之主力部隊第一至第五軍(合計野戰及豫備隊達二十六軍團、經山比國及「盧森堡」向法國前進、其前進時、係採旋回辦法、而以「美資」底登何芬」換言之即以「莫追魯」河畔築城地帶為旋回軸、至屬於主力部隊左翼之第五軍、則依托其左翼於「迭登何芬」當主力軍開始行動時、為掩護其左側起見、即以第六第七兩軍充此任、因是該軍乃與「美資」「迭登何芬」要塞及「尼多」陣地相聯絡、而克盡其任務、

「美資」「迭登何芬」要塞地帶，屬於第五軍。「尼多」陣地屬於「梅磁」要塞司令官，又「尼多」陣地係依戰備作業而應在「法國尼多」河及「渣魯」河間構築之野戰陣地，故以後備隊數旅及重砲隊佔領之。

第六軍（計有五軍團）集中於「苦魯舍魯」（在梅磁）——「渣魯不魯姑」——「渣魯格謬恩多」之地區，第七軍（計有三軍團）集中於「斯脫蠟斯不魯姑」及上

部「萊因」該兩軍由曾任軍隊司令官之「盧卜捏稀脫」親上擔任指揮，至「盧卜捏稀脫」之任務，則在向「莫迫魯」河（指弗魯阿魯河之支流）及「謬魯脫」河前進，而牽

制集中於該地之法軍，以圖妨害其向法軍左翼移送，設於法軍在「梅磁」及「吾哦格忍」山地中間，以優勢兵力進攻時，則「盧卜捏稀脫」之任務，首在退避敵軍，且防其包圍「尼多」陣地，及威脅德軍主力之左側。

此外第七軍在集中運動時，更須任上部「阿魯薩斯」及南部「巴登」之掩護，該軍並當豫防法軍由「別魯福魯」附近加以攻擊，若法軍以少數兵力前進，則須擊退敵軍而對於敵軍之企圖，當掩護土地之任，又若在優勢兵力相遇時，須向「斯脫

蠟斯不魯姑」及「萊因」左岸退却是時、「斯脫蠟斯不魯姑」要塞司令官應極力保持「凱撒魯威魯黑魯母」二世堡壘——「不呂修」陣地(上述二有爲斯脫嗎魯姑南、方萊因河畔之堡壘及陣地)

——「斯脫蠟斯不魯姑」要塞一帶

上部「阿魯薩斯」及南部「巴登」之第七軍之任務僅屬於一時者其主任務

在直接協同第六軍而達成其共同司令官「慮卜捏稀脫」所示之任務惟當第七

軍向「斯脫蠟斯不魯姑」及「萊因」右岸退避時最後須全與第六軍協同

上項計畫係判斷法軍當令主力開赴「美資」「吾哦格忍」間而另以微弱之一

部由「別魯福魯」前進也又對於優勢法軍之攻擊而行退却時第六軍於向「流

魯」河退却後即對進逼之法軍由「梅磁」及「尼多」陣地向南方並招致第七

軍由北部「吾哦格忍」向北方齊探攻勢以期擊滅法軍、

主力軍由「迭登何芬」「阿亨」間前進時當力圖使後方部隊將右翼逐漸伸

張至海岸而主力軍則在與「布抑舍魯」「瓦倫先奴」「多也伊」「阿

密安」——巴黎相通之大弧形上實行左旋回以期越過「丹止」「也奴」「嗎魯

奴」〔含魯〕諸河、而將英法軍包翼於巴黎東南方、並在左方席卷敵軍之全戰線、是時須以其他兵力或豫備及後備數軍團、在「丹克魯普」〔喀勒〕間突進至海岸、藉以妨害其他英軍部隊之登岸。

因是對英法軍所應使用之兵力區分如左、並實行集中於國境（如戰鬥序列附表又參閱平時之衛戍地與集中地間之關係附圖第一）

第一軍〔七軍團〕中有一軍團於前連開始前線第二軍團騎兵第二集團（計有三師）在「阿亨」北方、

第二軍〔六軍團騎兵第一集團（計有兩師）〕在「嗎魯滅迭」附近、

第三軍〔四軍團〕在「蒲柳丹」附近、

第四軍〔五軍團〕中有一軍團於八月二日改隸第五軍團在「虞森堡」、

第五軍〔五軍團與一師騎兵第四集團（計有兩師）〕在「迭登何芬」附近、

第六軍〔五軍團與補充隊四師騎兵第三集團（計有三師）〕在「梅磁」東南

友

第七軍〔三軍團與一師補充隊兩師〕在「斯脫蠟斯不魯姑」附近、

計有野戰及豫備隊七十二師野戰四十四師
豫備二十八師並補充隊六師騎兵十師、

(註) 一、補充師較諸一般部隊之集中稍後、係於八月十九日以後始到、

二、關於騎兵集團、僅示其隸屬關係、故其搜索正面與最初該軍之
作戰正面並不一致、

在上述各軍集中完畢以前、先派「埃母密稀」上將所指揮之平時編制之六混成旅、
(附以攻
城材料)攻擊「列日」要塞、而將騎兵第二集團暫隸屬於「埃母密稀」上將之麾下、

第二節 關於本作戰計劃之所見

一、參謀總長「毛奇」非能運用如斯卓越之作戰計劃者、

本作戰計劃大體係屬前參謀總長「史利芬」伯爵所定、而為開戰時之參謀總長
「毛奇」(千九百六年以來即任參謀總長)所踏襲者也、德軍擬以最小限度之
兵力、向俄軍配置、而先將克供使用之野戰軍主力、由比國方面侵入、以期一舉而擊
破法軍之上述作戰方針、自應舉雙手表示同意、

願本作戰計劃、極其卓越、而毋寧謂為天才的考案、是以當其實施時、其將遭受絕大

困難自不待龜筮而後明。蓋全軍各部隊若不能完全遂行最高統帥部之要求，則輒有引起全部失敗之虞。矧當行此種作戰之指導時，應以最高統帥部之統帥，具有卓越之才，爲必須條件，而參謀總長「毛奇」之才，具不及老「毛奇」猶「拿破崙」三世之遜於「拿破崙」一世，始終不適於當指導此種天才的作戰之任。且本作戰計劃，僅可依銳意斷行而收成功，乃最高統帥部當指導作戰時，既迭次未能斷行，且復屢犯兵家之忌，於是此種卓越之作戰計劃，在「嗎魯奴」戰役中完全失敗焉。嗟乎，儻能使彼卓越之戰略家「史利芬」依照其所自定之計劃，指導此項作戰，則德軍作戰成績，當不至如是也。按「嗎魯奴」戰役之勝負，實與德軍全體勝敗有關。因是「毛奇」遂以憂鬱懊惱而獲病，旋即負戰敗之責，辭去本職。然良機已逝，勢難再逢，故居最高統帥之職者，其所負任務，可謂異常重大矣。

二、由一翼包繞席卷敵軍之作戰

由兩翼包繞敵軍，雖屬在決戰上所極希望者，但在因地理或築城關係，敵軍正面及其他之一翼防守頗堅時，有時須對敵軍之一翼，行強力之攻擊，且併用戰略上迂回

之作戰方法、如開戰之初、德軍所採之作戰計劃、即是用此法也。斯際向敵軍外翼方面前進之兵力、須極強大、且常在敵軍之先、迅行集中、而力期出其意表、此外若有強大之機動力、而獲迅速毅然進行其作戰計劃、則包圍更增其度、而由外翼方面包繞席卷敵軍、以遂行其旋回之追擊作戰、而使敵軍陷於殲滅之境。

此種作戰、可視為戰略上側面攻擊之一變態、至其精神、則完全與之相同、又此更可視為「夫利多利稀」大王所採之側面攻擊法(例如「呂吞」附近之戰、)在極大規模之下行之者。

「白魯恩哈魯幾」在歐戰前曾著一書、書名「現今之戰爭」、在該書中曾作如上之論述、並謂德法開戰時、即當採取此種作戰方法、其言如次、

若將政略上之各種關係、諸不問則、德軍當攻擊法軍時、其北方翼須以成梯形配置之軍隊、經由荷比兩國前進、而南方翼、則為避免受法軍攻擊、可經由「阿魯薩斯」(洛倫)向東北方後退、如是則德軍攻擊翼、愈作梯形前進時、敵軍左翼、因不得不大事變換正面陣地、而將陷於不利之境、又在南方、則以法軍行左方旋回、而將對其策

源陷於不利關係是故德軍若派此法而獲良好結果則可直接進迫「巴黎」而於法軍侵入德國南部尙未收良果之先制法軍之命脈斯時侵入德國南部之法軍自必陷於異常困難之境蓋以法軍之退路當由北方受絕大之壓迫故也云云

此次德軍之作戰殆恰與是相同其稍異者不過在南方翼受法軍攻擊之德軍適獲收戰術上之成功而將敵軍壓迫至法國築城線附近耳

三、德軍平時爲實施作戰之準備

上述德軍之作戰計劃當其實施時自將感受種種重大困難故德軍在平時即作左述之準備

作戰上之要求	作戰準備
一、在右翼須集中極強大之兵力 且務最速集中完竣	一、迅速動員 二、完備其對於右翼方面地區之鐵路網並十分作便於軍事輸送之施設
二、防止法國侵入德國南部	堅守「美資」 ^{メッツ} 及「萊茵」 ^{ライン} 河要塞

<p>三、當比軍抵抗時，速攻該國各要塞、</p>	<p>一、多設平時定員於國境方面，俾便於開戰時，即以平時編成之部隊當攻略比國要塞之任。 二、研究要塞強襲法。 三、秘密作大口徑重砲之準備。</p>
<p>四、旋回外翼軍，須作神速而且遠大之機動、</p>	<p>一、關於利用汽車之制度及其準備。 二、須努力講求使軍隊克獲迅速前進之方法，並獎勵實行兵站演習。 三、作迅速敷設野戰鐵路之訓練，並準備該項材料。</p>
<p>五、須對抗中央方面之法軍攻勢，而堅據其旋回軸、</p>	<p>「美資」^{メツツ}成爲防禦法軍主攻擊之據點，且屬德軍旋回運動之樞軸。</p>

四、德軍之果敢包圍作戰與集中配備、

當企圖包圍之攻擊軍，自初即不獲用戰略之包圍姿勢集中時（當德軍對法作戰時，即此種情形），其可任包圍之外翼軍，須迅行繞回運動，並使其旋回作戰進步。又若欲實施強力之包圍作戰，則須在狹小之地區，集中強大之兵力，並在較爲狹小之地區，行迅速之機動，且是時以能確拒數軍向中央及反對翼施行主攻擊爲絕對必

要也。茲觀德軍集中時之兵力區分情形爲實施右述作戰計劃，有不必變更其集中時之區分，即能開始行動，且復便於對抗法軍所應採取之作戰企圖，是即係以第一第二兩軍爲右翼，俾當迂回之任，第三第四兩軍爲中央部隊，俾與右翼相連繫，是時苟爲情勢所許，則當包圍之任，而以第五第六第七三軍爲左翼，俾對抗敵軍強大之攻擊，且以第五軍爲配備之樞軸，及國境交戰成功時，作大旋回之軸心，但對於其作戰企圖，第六第七兩軍之兵力，未免過大，此容後再評論之。

德軍爲遂行其果敢作戰，而向右翼方面採取集結之集中配備，乍見雖似屬異常冒險之舉，然德軍之集中，及集中後之機動，若極迅速，則可對法軍佔先發制人之利，而決不足以爲憂。矧德軍最高統帥部對於自軍復深信其有精神上之優越耶。

五、德軍對法作戰方針，與用於「美資」以南兵力上之關係。

按德軍對法作戰方針，計有左列三案。

第一案，在「美資」以北地域，絕行攻擊，而止其左翼於「美資」附近，並放棄「阿魯薩斯」「洛倫」之大部分地方，是案係極端的併用一翼包圍與戰略迂

回而於最後由巴黎西方施以包繞以期將全部法軍壓迫至東方而殲滅之。

第二案 雖求主決戰於右翼但同時對於「拖魯」(トワール)「也皮拉魯」(エヒナール)間之地區亦實施次位之本攻擊並企圖由兩翼包圍法軍而殲滅之。

第三案 求主決戰於「美資」(メッツ)以北之地域是案係企圖依一翼包圍而壓迫法軍至東南方然後舉而殲滅之此際在「美資」(メッツ)以南亦置相當兵力以資牽制法軍。

第一第二兩案均與應事殲滅敵軍之目的相合前者可稱為果敢後者可評為堅實是二者究應若何舍取雖隨情勢而異(第一案所需兵力最多且須設有極長之兵站線)但可謂要在統帥者須得其人至在此兩案中其應使用於「美資」(メッツ)以南地區之兵力則由其企圖上分也。

第三案與第一案主義相同而「毛奇」(モルトケ)實際所採者亦即係依此方針顧「毛奇」雖為掩護「阿魯薩斯」(アルザス)「洛倫」(ロレーヌ)並抑留法軍兵力於該方面而使用較大之兵力但其處置殊未能副其企圖因是遂至犯次述之過失焉蓋彼既為掩護領土而減少

決戰方面之兵力、而法軍又得利用築城、隨時向決戰方面之左翼移動其兵力、以致使彼擬抑留法軍於「美資」以南之企圖、反生相反之結果、是以凡信採用上述第一第二兩案中之任何爲最宜者、當決採第三案之方針時、寧可置最小限之兵力於「阿魯薩斯」アルザス「洛倫」ロレン方面、而使其處置與作戰方針相合也。

六、關於應使用於東方及西方兩戰場兵力之比較

德軍爲遂行其果敢之內線作戰、而企圖配置最小限之兵力於東方、以期首先一舉而殲滅法軍、自無不可之理、但既作此決心、自須具有將東普魯士委諸俄軍蹂躪之覺悟、故就此種見地言、「毛奇」モルトク調赴東方之兵力、自亟應更行減少、乃當實行作戰之際、竟在西方戰場尙未決勝以前、突令二軍團向東方移動、是則不得不謂其決心尙未堅定者。

第二章 「毛奇」元帥以後德軍作戰計畫之沿革(參照附圖第四第五)

第一節 總說

德法戰爭後、德國參謀本部、即豫期有向俄法兩國同時開戰之時、而依是以定其作戰

計畫，但該項計畫，因種種情形，已在歐戰勃發前，經過若干變遷，茲舉示其要點如左。

一、「毛奇」元帥

(甲)、初期、對法軍採攻勢、對俄軍採守勢、

(乙)、次期、對俄軍採攻勢、對法軍採守勢、(德奧同盟成立後)

二、「瓦魯迭魯追」

與一之(甲)同、

三、「史利芬」

對法軍採攻勢、對俄軍則以最小限之兵力採守勢、

(甲)、初期、以「生脫威秋」爲德軍對法集中地之右翼、而配置一軍於

右翼後、

(乙)、次期、將德軍對法集中地之右翼、更移至北方、而使右翼方面極度

強大、以圖包圍法軍、

是兩者均應將「阿魯薩斯」アルサス「洛倫」ロレンヌ方面之兵力、減至最小限、

四、「毛奇」

大體踏襲「史利芬」之（乙）項計畫、而逐漸將兵力配置移至南方、並增加

「阿魯薩斯」「洛倫」方面之兵力

第二節 「毛奇」元帥（參閱附圖第四）

「毛奇」於德法戰爭甫畢後、雖認爲能以同時對俄法兩軍採取攻勢、但至法軍武力增大時、不得不更行考慮、究當對俄法兩國中之何方採取攻勢、於是「毛奇」遂決首向法軍採攻勢、對俄軍則採守勢、此蓋以法軍較諸俄軍能迅速集中、而於動員後之第十二日、即可在國境完成其準備配置故也、又此際對於法軍之攻勢、更豫期其常在第三星期內行一大決戰、

德軍在是役中若獲勝利、雖應極力擴張其戰果、以期一舉而殲滅法軍、但當時欲實行追擊至巴黎、似屬不可能、故「毛奇」擬以恢復戰前狀態之條件、與法媾和、而期獲迅速旋兵、從事對俄作戰、並於此際推定俄軍在第四星期以前、尙難進抵「歪苦舍魯」河畔也、按本作戰計劃之缺點、在難使法國屈服、此徵諸七十與七十一年戰役、即不難

知故不得不謂其擬將此事訴諸外交手段其基礎殊極薄弱也。

迨德國於千八百七十九年與奧匈國締結同盟後「毛奇」モルトケ即完全放棄其前定之作戰計劃而於千八百七十九年與八十年決定對俄軍採攻勢對法軍採守勢之作戰方針其所持理由如左。

法軍既已改良其編制辦法而築城於巴黎並在德法國境設有殆相連結之築城線則勢難速對法軍予以決戰之打擊且法人愛國心異常熱烈已顯見於千八百七十九年及七十年戰役中故度其必將力事抵禦而使俄軍得於是時從容布置一切反之若對法軍採取守勢則德法國境在瑞士與比利時之間僅有三十英里故只須利用國境要塞及「萊因」ライン河配而置相當兵力即獲阻止敵軍侵入也。

俄軍之集中、在當時俄國鐵路狀態之下殊難迅速集中完畢而德軍則得於此際向東方國境之數地點集中(德國在東方國境有四條鐵路)故於俄軍全力尙未展布以前得將自軍由各地點向前方行兵力之集結。

在東方之「利苦」リック至「喀脫威齒」カトウイック(修捏簡)シュレジェン間已超過百英里以上而無任何足資阻

止敵軍侵入之障礙地點、故度俄軍當在連絡線輻輳之「瓦魯削」附近、集合於內線、而圖侵入德境、是時德軍爲加以阻止起見、其任防禦之部隊、於擬在東普魯士及「修捏簡」作局部的防禦之際、更應集合其餘之兵力於「脫魯恩」、以防俄軍進攻柏林、且自地理及軍隊輸送關係言、德軍舍在西方對法軍固守、而對俄軍採取攻勢、以資掩護東方國境外、別無他法、又當對俄採取攻勢時、須求軍隊之集合點於敵軍領土內、

據「毛奇」之判斷、俄軍殊難於開戰後之第十六日以前、集中二十萬以上之兵力於「柯諾」「瓦魯削」附近、反之德軍則獲於開戰後第十日、向國境進發而驅逐敵軍之監視部隊也、惟以後俄軍兵力將於每星期逐漸增加、故德軍須從速向俄軍挑戰、而俄軍則於此際因政治上關係、不忍立即放棄波蘭、是以擬用最初配置之兵力、與德軍一戰之公算較多、

奧國於對俄戰爭中、僅擔任一戰場、故縱爲確保「播斯尼亞」或監視意國、而須保留一部分之兵力、然此亦須集中五十萬至六十萬之兵力於「嘎利輕」、是以奧軍

不難迅行侵入「烏俄利尼煙」州而切斷其至俄國南部間之鐵路連絡、以向敵軍行一決戰也。

要之「毛奇」確定對俄軍取攻勢、對法軍取守勢之方針、本乎此以分配兵力、對於俄軍因此之能以迅速集中、反之對於法軍則在集中上毫不能顯其優點、因是遂擬爲實行東方作戰計、而極力限制其兵力也。

「毛奇」根據上述理由、決採如左之作戰計劃、

預料法軍當在西方集中數軍於「莫追魯」上流、及「母茲」河後方、換言之即「也皮拉魯」「維爾丹」間、蓋法軍之戰爭目的、確在圖謀恢復舊領、故其將以主力部隊向「洛倫」前進、並另以一部隊向「阿魯薩斯」前進、殆毋庸置疑、至德軍方面、則擬將應使於西方戰場之大部分兵力、集中於「洛倫」、並另派一軍集中於「阿魯薩斯」、其在「洛倫」方面、則於「渣魯」河之前方、佔領堅固陣地、(大概係在由「福魯巴哈」至「渣魯幽尼翁」一帶)、以禦敵軍之攻擊、於是法軍遂以不能迂回前進、而擬對陣地之全正面加以攻擊、且法軍於此際因慮被防者反攻、而將迅

向寬廣之正面陣地實行展開、並對陣地之一翼、施以主攻擊、以圖席捲敵軍陣地、顧德軍方面、則梯次控置強大之兵力於兩翼、而誘致「阿魯薩斯」軍於其左翼、俾法軍不經瑞士迂回前進、又縱令法軍經由比國前進、而於此後至「萊因」河時、其攻擊亦將遭受頓挫、惟是時德軍須事邀擊、背比國而向南方採取正面、以期由側面進迫法軍之聯絡線爲要。

若因法軍兵力佔優勢、不得不出於退却之舉、則可由「洛倫」向「邁恩齒」及由「阿魯薩斯」向「斯脫蠟斯不魯脫」實行退却、又在「萊因」河東方、德軍若獲於「邁恩齒」「佛蘭苦夫魯脫」間「邁恩」河之後方佔領陣地、則其正面頗爲堅固、法軍常難避此而侵入德國內部、而德軍則得乘法軍因分兵前往「美資」「斯脫蠟斯不魯脫」與「邁恩齒」要塞、並爲掩護延長之兵站線及渡河而至兵力單薄之機、以保持兵力之均衡、而擬在「邁恩」河畔行最後之決戰也、至須在何時何地、始得由東方戰場向「萊因」增援、則純依「歪苦舍魯」河畔戰鬥之結果如何而定。

其對俄作戰乃本乎次述之敵情判斷。是即豫料俄軍對於德軍當集中一軍於「尼門」河畔。二軍於「那流」河畔。對於奧軍當集中二軍於「烏俄利尼煙」一軍於「坡多利煙」。且復另行集中一軍於「歪苦舍魯」河畔中央。俾克使用於德奧兩軍中之任何一方也。又就各種情況推測。俄軍似擬對德軍或奧軍採一大攻勢。故德奧同盟軍宜即進攻。以期佔先發制人之利。「尼門」軍及「那流」軍當依聖「彼得堡」——「莫斯科」鐵路。對於東普魯士殆與我同時集中完畢。

奧軍當於開戰後第二十八日。在俄國與「嘎利輕」間之國境集中完畢。德軍爲東方作戰。擬用七軍團。並向「姑姆兵冷」及「利苦」派遣二軍團。是時主力部隊因鐵道網尙欠豐富。遂即在「何亨渣魯查」。「俄魯帖魯新不魯姑」間三十英里之正面下車。其後依徒步行軍。實行集中。

當顧慮此種集中情形時。我軍攻擊須在「歪苦舍魯」河之右岸地區實行。並須迂回於「歪苦舍魯」河畔之築城正面。又德軍主力對於「那流」須向「蒲魯脫烏斯」——「俄斯脫羅」——「倫喀」之方向前進。此際當豫期其或將在「那流」河

之我岸地區與強大之俄軍發生衝突。否則俄軍亦必在「那流」河岸邀擊我軍。其間奧軍於擊破所豫期向其右翼攻擊之俄軍後，即向北方「魯布林」前進。於是我軍遂獲竭其全力作決勝之交戰焉。

俄軍當不至對德奧兩軍之中間，由「瓦魯削」向「坡忍」或「修捏簡」採遠大之攻勢。蓋「瓦魯削」附近之十萬兵力，對於此種企圖殊欠充分。且其兩翼亦常由南北感受威脅，而其中央軍或將反因被迫而放棄「歪苦舍魯」及「布苦」後方之堅固陣地，並進而於野戰方面取任何一翼強行一決戰也。

若俄軍迅由「尼門」河一帶，向東普魯士出於攻勢，則東普魯士方面之德軍，可酌量情形而向「安格蠟蒲」河（流於「袞濱冷」西方之河）一帶作攻勢或守勢。之後退必要時，得更向「阿魯倫斯台恩」或「俄魯帖魯斯不魯姑」後退。惟不許退避至「克尼稀斯伯魯姑」。是時我軍對於侵入東普魯士之敵軍，與在「歪苦舍魯」及「那流」河畔之敵軍，當立於內線。故俄軍若於此際越「那流」河前進，則須竭全力行一決戰。又俄軍若在「歪苦架魯」河之後方，坐待我軍，則須節約該

方面兵力，而以其他部隊之全力，攻擊侵入普國之俄軍，是時敵軍侵入愈深，當益自陷於困難之境也。

在意國加入德奧同盟以後，「毛奇」亦仍守同一計畫，不過僅招致多數意國軍團於上部「萊因」地方，以確實掩護「阿魯薩斯」，並企圖圍攻「伯魯福魯」而已，此外在「阿魯薩斯」國境，尙豫期當能依意軍以牽制法軍。

「毛奇」曾就僅與法國開戰之時，加以考慮，在是種情形下，「毛」氏企圖向「維爾丹」北方地區，與「也皮拉魯」「拖魯」間之空隙突進。

第三節 「瓦魯迭魯追」(參閱附四)

「瓦魯迭魯追」於千八百八十二年以來，即任參謀次長之職，至千八百八十八年，始襲「毛奇」之後，充任參謀總長，在千八百八十六及八十七年，「瓦魯迭魯追」以德不特有與法國發生衝突之虞，且見將在俄國之先，有與法國交戰之情形，故曾獻用主力部隊，攻擊法軍之策，但旋即復用「毛奇」之方案，而大體仍守同樣之作戰計畫，是即係採在西方戰場取守勢，在東方則協同奧軍，遽取攻勢，以求從速行一決戰之方

針、並豫料俄軍當以其主力對奧力取攻勢、對德軍取守勢、因是企圖集中七軍團及若干師於東方、十三軍團及若干師於西方。

關於德軍在西方戰場所採之防禦方策、亦與「毛奇」モルトケ案相同、

其應使用於對俄戰之德軍主力、則集中於「俄魯帖魯斯不魯姑」——「約哈尼斯不

魯姑」——「利苦」一帶（較諸「毛奇」案更展至東方一帶）而另以微弱之一支

軍、由「鎖魯例」ツレグ務速向「蒲魯拖斯苦」ブルトウ前進、以牽制敵軍、是時主力部隊（該兵力

之二軍）則以一軍由「俄魯帖魯斯不魯姑」——「利苦」一帶、向「那流」ナレウ河對「

羅母霞」ロムシャ或「比阿里斯脫苦」ヒアリストク方向進攻、另一軍則由「哀濱冷」グレンント向「柯諾」コウノ上流

「尼門」ニイメン河取攻勢、此際北方軍對於俄國之「尼門」軍、負有掩護應行前進之南方

軍左翼之任務。

一旦開始深取攻勢後、若不能將俄軍自開戰之初、依「尼門」——「播布魯」ガイブル——「那流」ナレウ

諸河所成之防禦線突破時、據「瓦魯迭魯追」ヴァルデアゼン之意見、則認為德軍舍待俄軍進攻而

乘其越過上述諸河前進之際、加以反攻外、別無他策。

但使用於東方之德軍兵力殊不足以採取攻勢，而西方亦似以法軍兵力增厚，漸難維持守勢。然是時亦尚未至採取集中主力於西方戰場，而與法軍行決戰方策之時機也。

第四節 「史利芬」(參閱附第五)

「史利芬」初亦與「毛奇」及「瓦魯迭魯追」持同一見解，認為勢難對於法軍採取攻勢，其所持理由如左：

德軍未有充分之徒步砲兵，足以攻擊法國要塞線，而法軍此際又在築城線之後方坐待我軍，故難速與法軍決戰。且德軍之主力部隊，若使用於對法作戰，則在主力軍之作戰，尙未有進展之間，將於東方受俄軍之絕大威脅，而至不得不令較大之兵力，由西方向東方移動也。又俄軍當在「尼門」及「那流」一河畔，對德軍取守勢，而其主力進攻奧軍，是時奧軍能否抵禦俄軍之攻擊，不能無疑。設不幸而奧軍戰敗，且至與俄國單獨媾和，則德軍勢不得不獨力應付俄法兩軍擊也。

但「史利芬」繼認法軍較俄軍尤為精銳，且極危險，遂另定一計畫，即務以優勢兵力攻擊法軍是也。其對於法軍之攻擊，因極難由正面實行，自不可不施以包圍，但最

初仍須同時行正面攻擊、且法軍在動員及集中等點上、既較優於德軍、則斷不可爲實行包圍而過度延長其正面、蓋以德軍尙負有次述兩任務、即法軍若於集中完畢後、立即前進、則加以反攻、反之若停留於築城線之後方、則亟應採取攻勢故也。

千九百年時、「史利芬」之作戰計畫如左、

集中六軍於「堅脫威秋」——「脫利也魯」——「渣魯不流肯」——「渣魯不魯姑」——「斯脫蠟斯不魯姑」一帶、並另以一軍梯次停止於右翼後、「多幽倫」——「喀魯」附近、

第一、第二軍在「東邪利」——「斯脫列」——附近渡「毋止」河、是時並以第七軍防禦比軍、而掩護其右側、在其左方則派第三軍越「毋止」河前進、第四、第五軍於攻略「楠西」——「弗魯阿魯」（在「楠西」北方之堡壘）——「捧桑凡桑」（在「楠西」西南方之堡壘）後、即一面對「拖魯」加以警戒、一面在該地南方渡「莫追魯」河、而向「奴弗霞脫」前進、第六軍則掩護左側、又最初並不向「維爾丹」——「拖魯」地區加以攻擊、

因是德軍殆已使用其全力，而僅留極少數之兵力於東方，俾任掩護國境及欺騙敵軍，又該軍於受敵攻擊時，應立即向「歪苦舍魯」河後方退却，故毋寧以其兵力寡少為佳。

設德奧已協力對俄開戰，而法國並未自初即出而參戰，則以德軍之大部分攻擊俄軍，是時當以強有力之一軍，由東普魯士對「那流」河畔之「蒲魯拖斯苦」——「羅母霞」一帶，以其左翼向「比阿利斯脫苦」前進，而另以微弱之一軍，一面警戒「哦鎖喂齒」及「奧姑斯拖」，一面由北方圍攻俄國之「尼門」軍。

其餘之兵力，當在國內各衛戍地作輸送準備，而控置於得調赴東西兩戰場之地點，設法軍一如豫期實行參戰，則速將上項兵力對法軍左側集中，如是則法軍左翼縱令如何前進，亦必將一度失其依托點，由是我軍遂得以優勢的兵力，攻擊强大法軍之機會，惟我軍若自初即作是種攻擊準備，則必被法軍探悉我軍企圖，而講求對抗之手段也。

其後「史利芬」復定一極端實行包圍之計劃，是即係停作正面攻擊，而謀左翼在（

洛倫^{ロレーヌ}以守勢的任務、並幾舉其全力而以「美資^{メッツ}」爲軸、實行迂回及旋回運動、以期通過比國及北部法國、而包圍足妨害其前進之法國各要塞也。

對於俄軍方面、以日俄戰爭之後、俄國元氣未復、無妨使自軍後路暫告空虛、故擬竭其全力、從事對法作戰、關於英軍則豫料其將有約十萬人登岸、且認爲不在「糾脫蘭多^{ジュットランド}」方面登岸、而取確與法軍協力之策、至意德軍方面之協助、則並未豫期及之。

從來所定之包圍計劃若獲成功、則以法軍當更在「也奴^{エーヌ}—河畔—「蘭斯^{ランズ}」—「蠟^{ラール}肥魯^{ラール}」一帶佔領陣地、而不得不再施以包圍、故德軍右翼、須益向北方集中、並須遠經比國繞回、因是擬使用野戰軍二十三軍團、豫備軍十二軍團半、及騎兵八師、而以「維魯丹^{ルダン}」爲樞軸、向左方實行大旋回、是等軍隊、更企圖在「萊因^{ライン}」地方置其左翼於「美資^{メッツ}」、而在國境附近集中。

德軍爲在「洛倫^{ロレーヌ}」方面掩護全軍左側、並在右翼方面掩護「莫追魯^{モーゼル}」一河而集中野戰軍三軍團半、豫備軍一軍團、及騎兵三師、其在「美資^{メッツ}」方面則除要塞兵備之外、更配置後備軍六旅、「斯脫蠟斯不魯姑^{ストラスブルグ}」亦於要塞兵備之外、更配置豫備軍一師、在上

部「萊因」則配置後備軍二旅半、下部「阿魯薩斯」則配置後備軍一旅、而以「美資」爲大旋回運動之支點、並在「莫追魯」「德伊捷」「尼多渣魯」之野戰陣地、配置強大之重砲、俾盡上述任務、至「洛倫」方面軍隊所負任務、則在務求以少數兵力、牽制多數之法軍兵力、且豫期法軍將向「洛倫」採取攻勢、而法軍此舉固屬其所最希望者、蓋法軍若多使用強大兵力於此方面、則於德軍益爲有利、是故此方面之德軍、須常抑留該法軍、而依「美資」附近陣地之援助、以遂行該任務也。

「史利芬」根據上述之考慮、而擬實行如左之攻擊計畫、

北方集團之兵力、務求益增雄厚、且將野戰軍九軍團及騎兵五師、作爲第一線、令其前進、而更繼之以豫備軍七軍團、使當掩護右側與攻圍「安維魯」要塞之任、是時最初留駐於「洛倫」內「莫追魯」右岸之二軍團、須依鐵路從速向北方面移送、如是則獲以總兵力十八軍團、而向豫期在「安維魯」附近之比軍前進、又英軍若果在該方面登陸、則一面對英軍掩護全軍之右側、一面將北方集團之主力部隊、迅向「布流舍魯」——「拉母魯」一帶前進、且於作前進運動時、須隨其由右翼漸至

左翼而逐漸徐緩其前進速度、

中央集團 以野戰軍六軍團及豫備軍一師向「拉母魯」——「墨幾也魯」間之「毋止」河一帶前進、

南方集團 以野戰軍八軍團及騎兵二師向「墨幾也魯」——「維魯丹」間之「毋止」河一帶前進、

預備軍五軍團 依托其翼於「美資」且對由「拖魯」——「維魯丹」一帶向「莫追魯」左岸前進之敵軍掩護全軍之左側、

中央及南方集團須豫期其將常被敵軍攻擊、

後備軍十六旅相繼開赴「毋止」河之南方及北方地區、

北方集團更向「墨幾也魯」——「蠟肥魯」之法軍陣地前進、

法軍得用寡少之兵力防禦「維爾丹」——「伯魯福魯」陣地故度將對我侵入軍施以反攻、但此種反攻毋寧謂爲係屬我軍所希望者也、此際我軍當由「洛倫」招致二軍團並於集結後前進、而力求依托其左翼於要塞、且使其右翼強大、又此際法

軍似尙未獲充分整頓其全軍

法軍縱或將向新陣地退却、而當不至在「松丹」河後方佔領陣地、是時我軍右翼須向「阿米安」前進、必要時更可向「阿蒲威魯」前進

若法軍依托其左翼於巴黎要塞、而「哦阿止」河後方地區、在「蠟巴魯」——巴黎一帶、形成一大防勢側面、則須如攻城戰時、猛攻敵軍陣地、且迂回至巴黎之西方及南方、又在敵軍放棄「哦阿止」河而向「嗎魯奴」或「色奴」河後方退避時、亦當依據此法、

我軍須極力攻擊法軍左側、並向東方「莫追魯」要塞線「糾蠟」山脈(在法瑞國境之山脈)及瑞士國境加以壓迫、而其全作戰經過中最主要者、則在強大其右翼、而依是於交戰時獲取勝利、並不斷以強大之右翼繼續追擊、俾敵軍無法停留也、當行攻勢作戰時、兵力之消耗情形、固屬顯而易見、因是爲補充兵力起見、須招致國民軍及留駐國內要塞之後備軍、俾當守備兵站地域及掩護鐵路之任、此外於動員時、須繼續編成補充軍八軍團、而此項部隊、若爲鐵路關係所許、則宜招致於右翼或

右翼後、

其向「也奴」——「俄阿止」——巴黎之陣地前進者、計有野戰軍二十五軍團、豫備

軍二軍團半、及新編成之補充軍六軍團、其中七軍團向巴黎迂回前進、新編成之六軍團、則於圍攻巴黎時、担任西方及南方正面、

此外更須就法軍自初即採取攻勢時、加以考慮、蓋法軍或將經「美資」「斯脫蠟斯不魯姑」間或上部「萊茵」前進、而殆不至出於經由瑞士向南部德國地方前進之舉、故是時德軍作戰計劃、須力求不再加以變更、又德軍若克遂行其作戰計劃、則法軍將不得不速向南方退却也、

當法軍在動員及集中上、既克獲佔我軍之先、且復能協同英比軍、經比國前進時、德軍之任務、將愈感困難、蓋聯合軍若獲在德軍之先佔領「安維魯」——「拉母魯」一帶、則殊難加以包圍、故是時須另定在「拉母魯」——「烈糾」北方、防止其前進之新計畫也、又聯合軍若欲擊退德軍、則不得不在「毋止」——河右岸前進、故德軍須由「美資」——「低登何芬」——「脫利也魯」一帶、攻擊法軍之右側、

第五節 關於作戰計畫之所見

按作戰計畫須隨彼我之兵力及集中速度並國境及戰場之地勢要塞之配置鐵路網之狀態等而異固不待論此外將復依政略關係同盟國數及相互關係等而生種種變化故平時參謀本部所定計畫其應隨各種情況而行變更乃屬事所當然毫不足異也後人於批評作戰計畫時頗有對於戰勝者所採計畫加以讚美對於戰敗者所採者則目爲不可之傾向是雖屬人之常情但凡當行乾坤一擲之大決戰之作戰計畫時果能求獲完全無缺而毫不含有失敗之萌芽者耶是故其所定計畫愈卓越果敢則其將同時包含有各種困難與冒險乃屬自然之勢而其能運用於實戰克奏偉功自當純惟統帥者之果斷達見是賴也「拿破崙」謂「予並無作戰計畫係指不當拘泥於計畫而應隨目前敵情行臨機應變之作戰指導蓋「拿破崙」匪特定有作戰計畫且毋寧謂爲係於作綿密研究後而定之精確計畫並對於應行發生之各種情形當如何行作戰指導確亦胸有成竹而其聰明洞察之天才實可謂爲並足助其猶豫備研究之結果也

茲就「毛奇」元帥以來之德軍作戰計畫，略述所見於次。

一、「莫魯脫克」第一次之計畫，係屬根據對法軍採攻勢之方針而定者。此項計畫進行步驟，在依第一次交戰予法軍以重創後，即用外交手段與之媾和。然後轉向俄軍採取攻勢，故頗帶有政略之色彩。且自純粹戰略上之見地言，不得不謂其基礎有過於薄弱之感也。

「毛奇」第二次之計畫，係根據對法軍取守勢，對俄軍取攻勢之方針而定者。此項計畫就俄軍集中遲緩，及法國國境要塞完備等情況言，自屬適當，但其不利之點，在俄軍若行退避作戰，則將在兩戰場作持久戰。蓋「毛奇」雖豫料俄軍將依政略之關係，決不放棄「波蘭」，而當誘起決戰。然此種豫料，能否適中，仍屬疑問也。

當對俄作戰時，擬以東普魯士為作戰根據地，而由是向東南方面作戰。自屬計之得者。而奧軍擬由「威利輕」向北作戰，以圖策應德軍，亦可謂為適宜之舉。

二、「瓦魯迭魯追」雖仍踏襲「毛奇」之計畫，而以當時法軍兵力漸趨強大，致

在對於東西兩方面之兵力分配上、漸置重於西方戰場、而其使用於東方之兵力、僅約達西方戰場之半數、且就東方作戰言、「尼門」(ニマン)、「那流」(ナレウ)之築城線、愈築愈堅、因是德軍陷於持久戰之公算頗多、是時德軍當隨法軍兵力增大而愈陷於不利之境、此實爲「瓦魯迭魯追」(ワルテテヒ)之心中所深感苦悶者、顧當時猶未毅然下侵犯比國中立之決心也。

三、「史利芬」(シュレイフエン)鑒於上述情況、擬根本改變其作戰計畫、而以主力部隊先行擊破法軍、因是遂定一種不惜侵犯比國及「盧森堡」中立之計畫焉、本計畫自國際道德上言、雖難贊同、而不得不認爲係屬德軍制勝之唯一方策、顧其第一次計畫、係併用正面攻擊與包圍兩法、而較諸第二次計畫、則殊有未能澈底之憾也。

至若第二次計畫、則係根據戰略迂回之精神而定者、故與其謂爲優秀果敢之計畫、毋寧稱之爲天才之計畫也、此項作戰計畫、在始終併用一翼包圍與旋回戰略、而由左翼抄圍敵軍、以期將敵軍完全壓迫至東方國境、然後一舉而殲滅之、此際在德國南部、僅置最小限之兵力、且甚至置諸不顧、在東方戰場亦僅留最小限之

兵力、而期專意在對法作戰軍之右翼、求一決戰、故本計畫可謂異常澈底、而當德軍欲作大規模之內線作戰時、亦非具有如是之大決心、則終難期其成功也。

四、「毛奇」雖仍踏襲「史利芬」之計畫、而於對法作戰軍之集中配置、則減少最右翼方面之兵力、而反向「阿魯薩斯」「洛倫」方面增加兵力、蓋「史利芬」所定計畫、在僅配置五軍團於「阿魯薩斯」「洛倫」、而擬隨作戰之進展、更抽出兩軍團也、乃「毛奇」則反是而增加至八軍團與七師、又「史利芬」擬置最小限之兵力於東方、而向「歪苦舍魯」河後方退却、反之「毛奇」則令其久駐東普魯士之東境附近、且於作戰經過期間中、因極度懼東方戰場遭受不利、而於決勝以前、由決戰翼抽出兩軍團也。

「毛奇」之作戰計畫、在形式上雖酷似「史利芬」所定者、而在精神上則實似是而非、蓋若欲迅行殲滅法軍、則於其左翼亦當在「拖魯」「也皮拉魯」間、極力突破法軍、而策應北方翼之主決戰、以便由兩方面包圍法軍也、又若堅欲貫徹戰略迂回之精神、則何以不如「史利芬」之斷然下開放南部德意志之決心、而

隨作戰之進展採取由巴黎西方包圍席卷法軍之策耶、要之「毛奇」案可謂爲恰如凡夫對天才者之案、加以修正者、且於其實行時、缺乏決斷力、實成爲「嗎魯奴」戰役之敗因、故不禁深爲德軍惜之、

五、運用作戰計畫時、用兵上之準備研究、

「毛奇」元帥及「史利芬」爲期最有效運用其所自定之作戰計畫起見、以僅由參謀總長及參謀本部之作戰主任者、準備進行該項計畫、尙欠充分、故必須對可充各軍參謀長及作戰主任者之軍官、豫施以教育、俾其戰略思想與參謀總長相同化、是即「莫魯脫克」元帥與「修利芬」所以於親作參謀旅行或統裁兵棋時、因豫料及實戰時所應發生各種情況、而特事訓育上述專修員、俾一朝有事時、得適如己意、運用於各軍也、故自此點言、足知德國參謀本部所實行之參謀旅行或兵棋、確有重大意義、而列國於此次歐戰告終後、仍強令德國廢除其參謀本部、誠非無故矣、

第二篇 至「嗎魯奴」交戰時止之德軍作戰之研究

第一章 德軍作戰經過概要

第一節 與本作戰有關係之德軍主要人物

<p>參謀總長「毛奇」上級上將</p>	<p>千九百六年以來、即任此職、性格真摯、頭腦亦明晰銳敏、惟缺斷行之謀、其器量智謀、不如其叔父千九百十四年九月十四日退職後、由陸軍大臣「法魯肯海恩」繼任此職</p>
<p>最高統帥部作戰部長「塔彭」上校</p>	
<p>第一軍司令官「庫魯枯」上級上將</p>	<p>開戰前任第八監軍司令官</p>
<p>第二軍司令官「碧羅」上級上將</p>	<p>先曾承「史利芬」之後、被選任參謀總長、嗣以與「史利芬」不睦、遂卒歸「毛奇」當選、又彼於開戰前、任第三監軍司令官</p>
<p>第二軍參謀副長「盧登道夫」少將</p>	<p>曾任參謀本部作戰部長、開戰時即任此職、而配屬「盧母米稀」兵團、在攻路「列日」之役有功、旋即為東普魯士作戰而被任為第八軍參謀長</p>

開戰前之德軍作戰計劃及「嗎魯奴」（馬爾內）會戰之研究

開戰前之德軍作戰計劃及「瑪魯奴」(馬爾內)會戰之研究

<p>第十軍團長「葉母米稀」上將。 <small>エムミビ</small></p>	
<p>第三軍司令官「好忍」上級上將。 <small>ハウゼン</small></p>	<p>「沙克省」之前陸軍大臣、</p>
<p>第四軍司令官「威魯存伯魯姑候」 <small>ウエルンケンクセア</small> 「阿魯不捏稀脫」上級上將。 <small>マレンツレヒト</small></p>	<p>開戰前任第六監軍司令官、</p>
<p>第五軍司令官德國皇太子中將、</p>	
<p>第六軍司令官「巴威王太子」盧蒲坦稀 <small>ルツプレヒ</small> 脫」。</p>	<p>開戰前任第四監軍司令官、</p>
<p>第七軍司令官「黑林鏢」上級上將。 <small>ヘーランテン</small></p>	<p>曾任普國陸軍大臣、 開戰前任第二監軍司令官、</p>

騎兵第一集團長「フオンアイキム」上將、

騎兵第二集團長「マレウイック」中將、

騎兵第三集團長 逸 名

騎兵第四集團長「ホルン」中將

第二節 德軍作戰經過概要

其一 由開始作戰至「嗎魯奴」河畔之作戰（參閱附圖）
（第一第二）

德軍之動
員及集中

德軍以八月二日爲動員第一日、八月七日動員完畢、自八日起開始集中、第二軍於十

開戰前之德軍作戰計劃及「嗎魯奴」（馬爾內）會戰之研究

「列日」
要塞之攻

一日約集中半數第一軍係於十四五日左右集中完畢其他各軍則係於十七日完畢第十軍團長「也母米稀」上將於八月三日被任爲「列日」要塞攻城兵團司令官其所部六混成旅(屬於「CGCAG100」)即於同日在平時編制狀態之下由各衛戍地出發四日越過國境五日夜已達「列日」要塞進行攻城準備六日開始攻擊後立即突破堡壘線七日佔領「列日」市街至十六日全要塞遂落入德軍之手焉第二軍參謀副長「盧登道夫」配屬於「也母米稀」兵團而係攻略該要塞之殊勳者至「馬魯威磁」所指揮之騎兵第二集團(計有三師)則隸屬於「也母米稀」上將之下八日以二師進抵「列日」北方之「母止」河右岸九日向「布流舍魯」前進其他一師則於九日進抵「列日」南方之「烏魯脫」河左岸十四日渡過「母止」河德國最高統帥部爲擬先將第一第二軍在前方作梯隊配置而於十七日向「潔脫」河推進並使作前進準備十八日命第一至第五軍總前進但第五軍在右翼旋回尙未進展以前則整飭其前進部隊並使第六第七軍於是時防禦法軍之攻擊

全軍前進

第一軍第
二軍之前

第一軍於集中「阿亨」北方地區後十五日已有一軍團向前推進十六日概已開至

方梯隊配

「母止^{ムシ}河右岸地區、十七日進達「潔脫」^{サエツト}河東岸第九軍團於十六日即移於第二軍之戰鬥序列（第一軍在十吉米之正面通過狹隘之國境）第二軍集中後之前進部署與「列日」要塞之攻略有密切關係、因是最高統帥部於八月十日命第二軍司令官務須從速在「列日」東方高地作準備配置、俟第一軍開到即讓出其進路、於是第二軍乃以三軍團於十二日向「列日」東方前進、並作準備配置、十六日即與第一軍相連擊、而在「列日」東方地區完成其前進準備、十七日集結兵力於「列日」西方地區、（評）其令第一第二軍先作前方梯隊配置、可謂能與指導旋回交戰之企圖相適應、而第一第二軍之前進地區、若與兵力相較、則作戰正面未免失之狹小、故採取不待各軍集中完畢、即命逐漸前進之措置、頗得其宜、且此種措置、亦與擬從速擊破比軍抵抗之準備相合也。

最高統帥部於十七日夕、關於第一第二軍、予以如左之指示、

- 一、第一第二軍及騎兵第二集團、爲向「母止」^{ムシ}河北方地區前進、而受第二軍司令官之指揮、

關於第一
第二軍前
進之最高
統帥部之
指示

二、第二軍司令官之任務、係向傳言在「低斯脫」^{テイスト}、「起魯魯猛」^{チルルモン}、「瓦魯吾魯」^{ワルウウ}間陣地之比軍、由「安維魯」^{マンウユール}要塞截斷其聯絡、是時自軍左翼須掩護「那木爾」^{ナムール}要塞。

三、其後兩軍豫定一面用於向「安維魯」^{アンウユール}加以警戒、一面越「布流舍魯」^{ブリユウセル}、「那木爾」一帶前進。

四、關於以第二軍之左翼及第三軍之右翼、攻略「那木爾」要塞當更下命令。

五、第二第三兩軍之作戰地境、在「嗎捏母蒲捏」^{マレムプネ}、「多魯不幽伊」^{トグルブユイ}北方、「哈維蘭姑」^{ハイウラング}一帶。

評 最高統帥部爲統一第一第二軍之作戰、而將兩軍之指揮權委交第二軍司令官、自可謂爲措置得宜、所憾者在尙未能更將右翼四軍、亦令統率於一指揮官之下耳、關於此事、後當更論及之。

第一第二軍之前進

第一第二軍於八月十八日、由「哈舍魯脫」^{ハツケルト}、「桑脫隴多」^{サントロンド}一帶開始前進、是日即進抵「烏也斯脫墨魯堡」^{ウエストマイルブルグ}、「起魯魯猛」^{チルルモン}、「幽伊」^{ユイ}一帶、第二軍之左翼二軍團

第三軍

則對「那木爾」當掩護左翼之任、(近衛軍團在「幽伊」附近渡「母止」河、掩護「那木爾」要塞之東北正面、又近衛豫備軍團則掩護其東南正面)

第三軍遵照十七日夕最高統帥部所下「須以其右翼經「多魯不幽伊」「哈維蘭姑」向「那木爾」之東南正面前進、而與第二軍左翼相連繫、並以其左翼、密與第四軍右翼相連繫」之命令、於十八日開始前進、先是第二軍司令官於十六日、通報第二軍已行前進時、雖曾爲期與左方第三軍之連繫趨於良好、而表示希望、使第三軍之右翼前進、至距「多魯不幽伊」東南十吉米地點之意、未獲採納、

「那木爾」
一要塞攻
團兵團

最高統帥部於十八日、以攻略「那木爾」要塞之任、委諸第二軍司令官、因是使第三軍之第十一軍團、轉屬於第二軍、

第二軍司令官於十九日、以攻略「那木爾」要塞之任、委諸砲兵上將「嘎魯威齒」、而以近衛豫備軍團第十一軍團及其他攻城部隊配屬之、

八月二十日、第一第二軍以「那木爾」要塞爲中心、向「布流舍魯」至「蔣不魯」一帶行左旋回、並以第四軍團佔領「布流舍魯」又騎兵第二集團進抵「嗎魯碑」

八月二十
日第一第
二軍之
情況

八月二十
日最高統
帥部對第
三軍之指
示

八月二十
日至二十
四日第一
第二軍之
情況

地方第三軍亦進抵「斯朋丹」——「邪魯姑龍」一帶(即「低瀾」南北一帶)

是日最高統帥部爲期使第二軍之「那木爾」西方地區之攻擊與第三軍對「那木爾」——「幾維間」——「母止」河之攻擊克獲充分互相協助起見特向第二第三軍指示當在兩軍司令部協議此事並對第一第二軍要求該兩軍於二十日所到達之線上向「安維魯」加以警戒一面從事集結其兵力且速當對「那木爾」要塞開始攻擊此外並命騎兵第一集團於向第三第四軍司令官通報後即離開其正面而向「那木爾」東北方迂回俟抵母止北岸即改隸於第二軍司令官之下

第一第二軍遵照上述之指示於二十一日在前日所駐地點集結其兵力並命騎兵第一集團集結全力於第一軍之右翼前即當向「阿脫」方面前進二十四日進抵「布捏奴魯空脫」附近

第二軍於二十二日在「沙母布魯」河北岸準備攻擊二十三日即渡過該河攻擊法國第五軍以期使第三軍易作「母止」河之渡河攻擊是時更以第一軍對「安維魯」要塞(比軍已於八月二十日退入該要塞內)掩護其側背並截斷「莫布糾」要

塞之北正面且擬在該要塞之西方協助第二軍之戰鬥、又第一軍尙留豫備第三軍團及該軍第四軍團、俾當監視「安維魯」要塞之任、

第三軍於二十一日接近「毋止」河、二十二日開進該河東岸、準備攻擊、二十三日早開始攻擊、法國第五軍、雖於是日向由「沙母布魯」渡河之德國第二軍施以攻擊、而在該河南岸附近交戰、但德軍之攻擊、卒於二十四日獲有利之進展、因是第二軍遂克進抵「播猛」——「羅舍」一帶、第一軍則於是日越「猛桑基斯倫」一帶、攻擊英軍、又第三軍亦是日下、午渡「毋止」河、故法國第五軍遂至由其右翼開始退却焉、

二十三日開抵「魯列」西方之騎兵第二集團、奉最高統帥部之命、於二十四日以後、配屬於第一軍、並經「拖魯列」「多列恩」前進、而擬攻擊英軍左翼、又第一軍雖於二十五日圍攻英軍左翼、而以英軍業於二十四日夜退却、致未果行、惟騎兵第二集團之一部、則已於二十五日進迫「多也伊」附近、故駐守該地之法國「別魯桑」後備兵團（後備軍三師）遂至向南方潰走、

評一、當攻擊「那木爾」南方地區時、德軍第二第三軍之協助、稍有欠充分之感、最高統帥部之意見、雖在使第三軍於二十三日開始渡「母止」河、而實則第三軍既爲開進東岸地區稍需時日、且復因法軍作頑強抵抗、致延至二十四日下午、始獲渡河成功、又最高統帥部於第二第三軍進攻之際、雖爲期圓滑進行、協助計委任兩軍司令部自行協議、然此舉仍難認爲充分、蓋尙有未能置於統一指揮下之一缺點、而使戰術上得圓滑之協同也、

二、關於第三軍究應以主力部隊協助第四軍、抑當舉全力西進而協助第二軍、雖尙有一考之價值、但毋寧以採取後者爲佳、蓋以援助第二軍而使其戰況充以發展、實屬德軍一般作戰上所視爲重要者故也、至其主力部隊所應使用之方面、則以餘地較多之「幾維」南方爲宜、

第四第五
軍方面之
情況

是時第四軍已於二十二日在「奴夫霞脫」ヌーヴシャトー附近、與法國第四軍衝突、而於二十三日擊破之、二十四日其右翼進抵「霞魯魯威魯」シャルルウイール以後、即經「色丹」セダン向「烏幾也」ウーザエ方面追擊、第五軍於十七日夕、與第四軍相連繫、而向西北方前進、且成爲全軍旋回之樞軸、並奉

第六第七
軍方面之
情況

命速攻「隴姑威」及「猛墨德」堡壘，至駐守「隴姑威」南方之騎兵第四集團，則於十八日脫離最高統帥部之直轄，而改隸第五軍司令官之下，第五軍於十八日開始前進，二十一日與法第三軍作遭遇戰，戰勝後旋即於二十五日擊破法軍之抵抗，並將該軍擊退至「維魯丹」外防禦線，及「母止」河畔，其對「隴姑威」堡壘，則於二十一日編組攻城支隊（係混成旅）俾當攻略之任。

第六軍之任務，在堅守「美資」「吾哦格忍」間之陣地，以防法軍侵入下部「阿魯薩斯」。

第七軍之任務，在任「阿魯薩斯」之警備，且妨害法軍侵入上部「阿魯薩斯」平野，又第七軍隸屬於南六軍司令官之下。

法第一軍，雖曾以一軍團及騎兵一師於八月七日侵入「謬魯好忍」，但旋被德第七軍於九日以二軍團擊破之，以後復將法軍擊退至國境，八月十三日法軍第一第二軍開始前進，旋即在「渣魯堡」附近占領陣地，並進攻德第六軍，先是第七軍已與「格迭」支隊換防，而向第六軍之左翼移動，故第六第七軍於二十日轉採攻勢，獲取勝利後、

即將法軍壓迫至國境築城線

評、第六軍司令官爲遂行其任務所採之措置、自屬適當、且毋寧謂爲已收豫期以上之效果、顧最高統帥部爲力圖確保「阿魯薩斯」「洛倫」而出於使用較多兵力之舉、則碍難贊同、且如後所述、當八月下旬向東方戰場移送之二軍團、竟係由決戰翼方面抽調、實不得不視爲一大過失、蓋縱有向東方移動兵力之必要、亦應由第六第七軍方面抽調也、關於此點、「盧登道夫」亦在其回想錄中承認其當如是、

「拉母魯」要塞之攻略

「那木爾」要塞攻城兵團司令官「嘎魯威齒」於二十日開始攻城、二十三日攻陷九座堡壘中之六座、二十五日全部放下、於是第二軍司令官遂命近衛豫備軍團以後留一旅、而與第二軍相合併、第十一軍則與第三軍相合併、第二軍司令官「碧羅」於二十五日決意在「桑堪丹」方向急追法英軍、並講求關於追擊之措置、因是第一軍遂於二十六日進抵「喀姆不捏」、「蘭多魯邪」一帶、第二軍則與相連繫而進抵「哦海恩」一帶、

向東方戰
場移送二
軍團

最高統帥部於二十六日，因擬命前進中之近衛豫備軍及第十一軍團，向東方戰場移動，乃遽作是項區處、

比軍之出

駐守「安維魯」之比軍，爲期使法英軍易於退却起見，雖曾於二十五六兩日以五師及騎兵一師，由該要塞出擊，而以被德軍抵拒，卒歸失敗。

第一第二軍依照二十六日夕最高統帥部所予注意各點，於二十七日由第一軍越「喀母不捏」，「魯喀拖」一帶，第二軍越「蘭多魯那」，「哦海恩」一帶，均向「桑堪丹」方面續行追擊。(第二軍作急角之斜行進) 第三軍則與第二軍保持連繫，而以其右翼越「嗎利烟堡」向西南方追擊。

騎兵第二集團於二十七日進至「阿米安」附近，英軍於二十六日，由其上陸根據地之「布羅留」撤退，旋復將在其他上陸根據地即「阿不魯」，「舍魯」(河口)之軍隊亦行撤退，而移至巴黎西南方之「桑拉追魯」，是足以窺知英軍後方聯絡線已生混亂也。

「莫不糾」(用後備軍) 要塞(三十六營) 而留置豫備軍第七軍團(九月七日投降) 第二軍司令官爲攻圍「莫不糾」

「迭追維魯」各要隘及堡壘之攻略

三軍亦為攻略「幾維」堡壘而留置豫備第二十四師(依一日半之射擊遂於八月三十一日投降)又第四軍則於其追擊間以一部攻略「墨幾也魯」東南方之「迭追維魯堡壘」(依二日間之射擊攻略之)此均係不將野戰軍之大部分抑留於要塞而仍續行追擊也、

八月二十七日八兩日之情況

因最高統帥部於二十七日命第一軍脫離第二軍司令官之隸下致使右翼三軍之協助茲益感困難、

第三軍擬以其右翼向「墨幾也魯」西南方前進故第二軍司令官乃以全力仍守原防藉期使第三軍易與第二軍連繫並將此情具報最高統帥部

二十七日第四軍之右翼在「舍丹」南方發生激戰且希望第三軍予以援助因是第三軍遂擬向來南方旋回而於第二軍要求掩護第三軍之右翼、

第二軍司令官自第一軍接到「二十八日應續行追擊並當以其左翼向「列斯魯」前進」之通報同時用飛機探悉在「哦阿止」河谷僅停有極微弱之一部法軍後衛故特停留二軍團以資協助第三軍而另派二軍團向西南斜行進俾與第一軍團之聯絡不至斷絕但其後因知第三軍遵從最高統帥部之指示將以其右翼向「魯威姑尼」前

八月二十
八日關於
追擊迄一
嗎魯奴一
河之最高
統帥部之
部署

進故決以三軍團前進、二十八日未大受抵抗、即獲進抵「オアイズ俄阿止」河畔、而在第一軍前面之英軍、則正向「ラフエル蠟肥魯」退却、於是第一軍乃向第二軍要求予以協助、而第二軍即派二軍團向「マム阿母」ラフエル「蠟肥魯」一帶急進、

評 第一第二第三軍司令官、互相力圖保持聯絡、且在情勢所許範圍內、極力協助友軍、洵可謂為適當之措置也、

二十八日、最高統帥部因認為國境交戰已獲勝利、故對第一至第七軍關於迄「マム嗎魯奴」河畔繼續作戰事、予以一般之命令如左、(參閱命令要旨附圖第三其三、並二十八日之各軍位置要圖第二)

擬以左翼集團對我右翼加以側面攻擊之敵方計劃已為第一軍之繞回作戰而遭失敗、又敵方以集中於「メサエール墨幾也魯」ウエルダン「維魯丹」間之中央集團對第四軍所實施之攻勢、亦同歸失敗、度敵之北方及中央集團以後當向西南即巴黎行總退却、而更繼續作頑強抵抗、若然則將抑留我兵力於法軍正面、俾俄軍易採攻勢、而獲時間上之餘裕、因是法軍之北方及中央集團(含英軍)當於放棄「ムイク母止」河一帶後、先在「エイク也奴」河後方(左翼達「サニカンダン桑堪丹」右翼在「アルゴス阿魯公奴」之西方「サンマ桑嗎奴

烏多」附近)再行抵抗、惟縱令其後擬在「嗎魯奴」後方依托其翼於巴黎而事抵抗、度敵軍亦須在「舍奴」下流、始獲集結其兵力、故宜向巴黎立即前進、以期不至予敵軍以猶豫時間、而妨害其集結整頓、且務使其遺棄大部分之戰鬥力於佔領地域、

因是當作如左之部署

第一軍(配屬騎兵第二集團)當經「哦阿止」河西方地區、向「舍奴」下流前進、

第二軍(配屬騎兵第一集團)當越「蠟肥魯」「蠟翁」等地、向巴黎前進、但須攻圍「莫不糾蠟肥魯」「蠟翁」且攻略之、關於「蠟翁」之攻略、遇必要時應與第三軍協力從事、

第三軍當與第二軍之左方相連擊而越「蠟翁」「奴夫霞特魯」西方一帶、向「霞脫」「捷利」前進、是時應攻略「稀魯孫」、遇必要時、應更事攻略「蠟翁」、第四軍當越「蘭斯」向「也魁魯列」前進、

〔桑堪丹〕
附近及一
墨幾也魯
區之戰區

第五軍當向「シヤロン體龍」「シムル修魯」「マルヌ嗎魯奴」——「ウイトリ威脫利」一帶前進、

第六第七軍（略之）

八月二十九日、第二軍雖獲越過「オアイズ哦阿止」河、但立被法國第五軍壓迫至河岸、三十日法第五軍雖在「オアイズ哦阿止」河東方地區轉採攻勢、但卒被德國第二軍擊退、且續向「ラフスユール蠟肥魯」要塞準備作以後之攻擊、

第一軍對二十九日夕、出現於「マシヤン阿米安」「モンサテエ猛幾潔」一帶之法第六軍（尙未全部集結完畢）於三十日以二軍團進攻、而將該軍擊退至南方、翌三十一日、除仍以二軍團防禦法第六軍外、擬另派二軍團向「オアイズ哦阿止」河畔之「コムビエーヌ可母皮也奴」「シヌワッ學尼」一帶前進、

大本營於三十日在「ル森堡盧森堡」變其位置、並對第一第二軍之部署辦法、表示同意、第三第四軍、於二十九三十兩日、在「墨幾也魯墨幾也魯」西南方地區、協力從事戰鬪、而將法第四第九軍擊退至南方、其中法第九軍係新被編成、而於二十九日加入「レイトル捏脫魯」附近戰鬪者、又第五軍則在「ステル斯特列」「西烏利西烏利」一帶、排除第三軍之頑強抵抗、而

於渡河「母子」河後，仍續行戰鬥。

第三軍司令官曾就究應於三十一日向南方追擊，抑當如二十八日之指示，向西南方前進兩點，向最高統帥部請訓，於是最高統帥部即予以如次之回答。

允准向第三軍南方追擊，惟第四軍須與第三軍協力從事，第二軍之左翼，則應向「蘭斯」方向前進。

是即係最高統帥部命其變更追擊方向也。

評一、若就二十八日夕及三十日最高統帥部之部署相較，則不得不疑其先既將全軍向西南方作追擊之部署，何以忽於其後復作向南方追擊之部署，此蓋以二十八日之部署，殊有過度分散兵力之嫌，且復鑿於前面法軍之抵抗，意外強硬，而認為有集結兵力之必要，並擬以第三、第四、第五軍予法第三、第四、第九軍以決戰之打擊，故特改弦更張也。此項新部署，在截斷法第六軍及英軍與法軍主力部隊間聯絡之當時情況下，自可認為適當，但若以此態勢前進至「嗎魯奴」河，則全兵力有稍過於偏向東方之嫌，故宜於爾後之指導，加以修正。

二、法軍總司令官確擬在「維魯丹」^{ウエルデン}、「烏潔」^{ウイサエ}、「阿母」^{アマム}（在「桑堪丹」^{ウニカンタン}西方）一帶竭力抵抗，因是新被編成之法第九軍及第六軍，遂即在「捏脫魯」^{レイトル}及「阿米安」^{ミアン}附近加入該戰線，顧率以於尙未集結完畢之先，即遭迅速果敢之德軍攻擊，致使法軍總司令官乃決意中止抵抗，再行退却，惟德軍追擊之敏捷，與戰鬪之果敢，雖足稱賞，獨惜德第二、左翼及第三軍，未能於是役奮勇突進，法軍間隙中耳。

第一軍於三十一日以二軍團抵禦法第六軍，並以其他二軍團旋回於「基斯喀魯多」^{キスカルド}，「羅哀也」^{ロワイエ}一帶，旋即由「哀榮」^{ノアイロン}兩側地區渡「俄阿止」^{オアイズ}河，最高統帥部於三十一日夕，對第三、第四軍發一訓令，謂第五軍正在「母止」^{ムズ}河畔苦戰中，故第三、第四軍亟應協助第五軍，續行前進，旋復於九月一日早，飭第三軍繼續猛攻東南方，俾獲擴大前日戰鬪之效果。

九月一日
法軍之退却
與德軍
之追擊

九月一日，第二軍攻略「蠟肥魯」^{ラフユール}，更向「蠟翁」^{ラオン}要塞前進，而擬以右翼二軍團攻擊之。

法軍總司令官鑒於形勢不佳、決意實行退却、因是法軍遂於一日早總退却、

德國最高統帥部、向第二軍通報謂、第三第四第五軍、刻正在激戰中、第三軍之右翼、則在「也奴」河畔之「霞拖」、「坡魯西安」附近、故第二軍司令官、擬即派二軍團參加第三軍方面之戰鬪、嗣以第三軍前面之法軍退却、遂無此種必要、又第二軍以法軍在「蠟翁」未事抵抗、即將該地放棄、故於是晚續追擊至「也奴」河畔、

最高統帥部希望第二軍於翌二日佔領「蘭斯」、且向第三軍指示應一面對「蘭斯」加以警戒、一面向「霞龍」、「修魯」、「嗎魯奴」方面追擊、

九月二日、第一軍主力部隊未受英軍抵抗、即獲進抵「孔皮也奴」南方、「龍姑朋」一帶、豫備第四軍團亦達「苦捏伊魯」附近、又第二軍則越「維斯魯」河進抵「鎮阿孫」、「蘭斯」一帶騎兵亦於是夕進入「霞拖」、「捷利」、

英軍越「孔皮也奴」、「鎮阿孫」一帶、續向南方退却、是日夕已進抵巴黎東北之「膽嗎魯丹」附近、又法國是時第六軍尙在「播猛」、「磨」西北一帶、因是法第六軍與法軍主力部隊、遂生一大間隙、

九月三日
第一軍團
開始斜行
進

最高統帥部於二日夜爲翌三日之作戰向第一第二軍予以如左之指示、

對第二軍決意在「霞拖」^{シヤト}、「捷利」^{チエリ}、「濱總」^{センソン}間追擊至「嗎魯奴」^{マロヌ}河畔之舉自可允准、

最高統帥部之企圖、在擬將法軍壓迫至巴黎之東南方、

第一軍須在第二軍之右翼後作梯形配置、以資爾後掩護全軍之側面、

九月三日各軍續向「嗎魯奴」^{マロヌ}一帶追擊、第一軍則向東南方開始作斜行進、而以其主力部隊渡「烏魯苦」^{ウルクク}河其左翼第九軍團進迫「霞拖」^{シヤト}、「捷利」^{チエリ}附近之「嗎魯奴」南岸、因是第一軍反至向第二軍前方作梯形配置、至豫備第四軍團則係向東方行側敵行進、而獲進抵距「苦捏魯」^{クネル}東方約五里之地點、

第二軍進抵「霞拖」^{シヤト}、「捷利」^{チエリ}也、覽魯列^{エブルネ}間之「嗎魯奴」北岸、第三軍則向「霞龍」^{シャロン}、「修魯」^{シユル}、「嗎魯奴」^{マロヌ}方面追擊、而進抵「蘭斯」^{ランス}東南方地區、

法軍在「蘭斯」要塞未事抵抗、即於三日夜半撤退、

第四第五軍大概能相連繫、而進抵「霞龍」^{シャロン}、「修魯」^{シユル}、「嗎魯奴」^{マロヌ}東方及「維魯丹」^{ヴェルダン}

「北方一帶」

評、第一軍之轉向東南方前進、固係遵從最高統帥部之指示、但此種行動、實過於
蔑視法第六軍、故其後在戰略上將陷於不可救藥之不利狀態、當爲任何人所易
首肯、然第一軍司令官實更增大最高統帥部之過失、而對其應梯置於第二軍翼
後之要求、反至在前方作梯形配置、是以不得不認至五日之第一軍之行動、頗有
類似暴虎馮河之嫌也、

挿話、「林格魯魯」軍曹之殊勳、

「林格魯魯」
魯軍曹之
殊勳

法軍連戰連敗後、德軍追擊情勢、殆如潮湧、越是時、法軍「林格魯魯」軍士、因逃
走稍遲、遂潛伏溝中、窺察敵情、無何日、已三竿、暑熱漸烈、雖即脫棄汗衫、猶覺熱不
可耐、乃當德軍追擊大隊已過、四境寂然時、忽有汽車一輛、馳停道傍、林密窺之、則
見一將軍、已率幕僚數名、下車休憩道傍樹下、而車中則惟睹一白紙片、被風吹動、
於是林立決意劫奪汽車、自行司機而逃、而該項白紙片、即「庫魯克」在圖上所
繪第一軍各縱隊轉向巴黎東南方前進之進路也、

九月四五
兩日之情
况

赤身露體之壯漢、駕駛汽車、其疾如電、而立即突破茫然自失之德軍哨線、更向法軍戰線、奮進、是時兩軍槍彈、雖勢如雨下、而彼則幸未身被一彈、唯覺其於白塵濛濛中、如風馳電掣、長驅直入法軍陣地而已、是誠屬絕好之一影片也、自此地圖立呈、法軍總司令官後、德第一軍之轉進企圖、遂瞭若指掌、而在法軍戰勝基礎上、收重大之效果、是非所謂以一兵卒而樹技群之功者歟、

第一軍仍向東南方續行、側敵行進、四日夜以二軍團進抵「烏魯苦」右岸、以三軍團進抵「庫隴米也」北方、「猛米捏幽」間之「魯浦帖」、「莫蘭」河一帶、五日將豫備第四軍團留駐「磨」北方、「烏魯苦」河右岸、其他各部隊則由「磨」經「庫隴米也」以達「也斯特魯列」至「魯姑蘭」、「莫蘭」河一帶、

五日第二軍進抵「猛米捏幽」——「維魯脫幽斯」一帶、第三第四軍則在由「霞」——「修魯」、「嗎魯奴」南方至「魯賊姑」一帶、又第五軍亦在由「魯賊姑」北方經「糾魯斃苦魯」繞「維魯丹」以達「朋塔阿母孫」附近一帶、

第二軍司令官雖擬遵照五日早最高統帥部之指示、於翌六日向「猛米捏幽」——

開戰前之德軍作戰計劃及「嗎魯奴」（馬爾內）會戰之研究

嗎利姑尼「魯姑蘭」一帶旋回、而第一軍則解釋最高統帥部之指示、係當先續行追擊至「舍魯」河、於是遂於五、六日夕越「嗎魯奴」河、進抵「庫隴米也」——「也斯特魯列」一帶、而僅以豫備第四軍團及騎兵一師在「磨」附近、與巴黎相對峙、因是法第六軍乃獲在足以威脅第一軍側背之情況下也。

德軍最高
統帥部下
進攻命令

德國最高統帥部於九月五日、爲實行全軍攻擊、下如左之命令(參閱附圖第二及附圖第三共四)

敵軍已獲免受第一第二軍所實行之包圍攻擊、而以一部與巴黎接觸、綜合各種情報觀測、敵軍當由「拖魯」「伯魯福魯」一帶向西方抽調兵力、且更將由第三至第五軍之正面抽調一部軍隊、惟當豫期敵軍既不能由南方瑞士國境侵入、則必將爲防護首都及威脅德軍右側、而集結強大兵力於巴黎地方、且行新編成。

因是第一第二軍須配置於巴黎之東方正面、其所負任務在對巴黎方面敵軍之企圖、作攻勢之對抗、並於此際互相協助。

第三軍須以「腕多維魯」爲其行進方向、至以後該軍究應爲援助第一第二軍而向西方渡「舍奴」河、抑當爲使全軍參加左翼方面之戰鬥、而用於南方或東方、則

當酌量當時情況而定、

第四第五軍、尙在與優勢之敵軍接觸、兩軍須常力圖將敵軍壓迫至南方、如是則得同時使第六軍易於突破「拖魯」一也皮拉魯」間之「莫追魯」河線、但其能與第六第七軍協力、將敵軍有力部分壓迫至瑞士國境否、則尙難豫測、

第六第七軍之任務、初雖在抑留其前面之敵軍兵力、但務須速對「拖魯」一也皮拉魯」間之「莫追魯」攻擊、且此際更當確實掩護該兩要塞、
德皇因是遂下如左之命令、

一、第一第二軍、須停留於巴黎東方正面、而對巴黎方面敵軍之企圖、作攻勢之對抗、是時第一軍當配置於「哦阿止」一嗎魯奴」間、第二軍當配置軍「嗎魯奴」一舍奴」間、而騎兵第二集團、則隸屬於第一軍、騎兵第一集團隸屬於第二軍、

二、第三軍須向「脫羅阿」一腕多維魯」前進、

三、第四第五軍、當續向東南方前進、俾第六第七軍、易於渡過「莫追魯」河上

流又第四軍之右翼、須經「威脫利」前進、第五軍之右翼、則經「魯威姑尼」前進、此外並派騎兵第四集團、搜索第四第五軍之前面、

四、第六第七軍之任務仍與前同、

評、就德軍會戰計劃論、不得不認其有一大過失、蓋德軍之企圖、雖在擬向「維魯丹」巴黎兩要塞間、且毋寧謂圖在「維魯丹」附近、作一大戰略之突破、但若不克確保其右翼、而在戰略上陷於不利形勢、則於其突破計畫成功以前、勢必至被法軍席卷其右翼、故此際過於輕視法國第六軍、實可謂為德軍統帥之一大過失、而其認為於突破「維魯丹」以而及以南後、即不難告成功、亦足視為因戰勝而驕之德軍統帥部之一種妄想也、是以當時德軍之攻擊部署、似以採左之方案為佳、

一、命第一軍置其主力部隊於「烏魯苦」ウールク河西方地區、俾掩護全軍之右翼方面、

二、命騎兵第四集團隸屬於第一軍司令官之下、俾以其主力部隊由巴黎

要塞西方迂回前進並另以有力之一部閉塞第一第二軍之間隙、

三、以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軍突破「維魯丹」巴黎之中間、

四、命第六第七軍調集可供使用之兵力俾突破「拖魯」也皮拉魯間、

關於移轉
攻勢之法
軍總司令
之命令

法軍總司令官依從巴黎總督請以第六軍向德第一軍之右側背轉於攻勢之意見而於九月四日決以全軍轉於攻勢故即於是日下此項命令且以六日爲其實行政擊之日

九月四日夕法軍總司令官所下命令如左、

一、聯合軍須向德第一軍集中最左翼之攻擊以期乘其冒險之態勢而進、

爲期於六日進攻起見須於五日內行一切措置、

二、各軍須於九月五日夕以前採取如左之行動、

甲、第六軍以全力取關於前進之一般方面於「霞脫」「捷利」並在「利幾

「修魯」「烏魯苦」及「阿西、安、謬魯強」間作克以渡過「烏魯

苦「河之準備」

乙、英軍面東而位置於「香幾」フアンジ「庫隴米也」クローンエ線上並取一般方面於「猛米」レンミ

控幽」レユ以作攻擊準備

丙、第五軍集結若干兵力於其左翼方面而位置於「庫魯塔孫」クルタソン「也斯特魯」エステル

列」ネ「舍染奴」セザンヌ一帶且面北作攻擊準備

騎兵第二軍團須與英軍及第五軍間保持聯絡

丁、第九軍保持「桑貢」サンコン沼澤地之南方進出路且派一部至「舍染奴」セザンヌ北方

高地俾掩護第五軍之右側

三、以上各軍須自九月六日起採攻勢

若就「維魯丹」以西德法兩軍之兵力加以比較則如左

聯合軍 五十四師後增至五十七師

德軍 四十師

又法軍企圖決戰之第五第六軍及英軍計有二十五師(後增至二十六師)而德軍

維魯丹以西兩軍兵力之比較

則僅有十八師(第一軍十師
第二軍八師)

其二「嗎魯奴」河畔之交戰及至「也奴」河畔之退却(參閱附圖第一
二第三其一)

九月六日
之情況

德法兩軍適同於六日開始攻擊，但兩軍之主決戰方面則互異。

第一軍司令官，因於五日覺自軍態勢之不利，至六日遂決向「嗎魯奴」後方退却，其中擬命二軍團向「磨」北方地區後退，一軍團向「蠟肥魯特」「修魯」糾阿魯後退，二軍團則停留於「魯姑蘭」「莫蘭」河一帶之「蠟肥魯特」「哥邪」「也斯特魯列」附近，願在此項新配置尙未完竣以前，豫備第四軍團已被法國第六軍加以攻擊，因是第一軍乃於是日上午內，將三軍團移動至「烏魯苦」河西岸，而勉獲保持其位置，第一軍司令官以其右翼感受危險，故於七日正午，將駐「魯姑蘭莫蘭」河畔之第三軍團調至「蠟肥魯特、米龍」，且命在其左翼之第九軍團向「霞拖」「捷利」南方之「多洛」川北岸後退，以致使第一、第二軍之中間生一大間隙，於是第二軍遂使其右翼後退至「猛米捏幽」附近，而以騎兵第一集團在「魯浦帖」「莫蘭」河一帶阻止英軍焉。

英軍及法國第五軍於七日進迫「魯浦帖、莫蘭」河一帶，繼於九日上午，英軍將德軍騎兵擊退，而在「霞拖」^{セヤト}「捷利」^{テリ}西方渡「嗎魯奴」^{マロヌ}河，法第五軍亦渡「魯浦帖、莫蘭」河而進迫「霞拖」^{セヤト}「捷利」^{テリ}東南方，於是第一第二軍之中間，遂被突破而至使第二軍之右翼陷於頗危險之情況焉。

至九日下午，由最高統帥部所派遣之參謀「亨秋」^{ヘンチエ}中校，向第一軍傳達退却命令，茲爲闡明當時情形起見，特揭載第一軍陣中日誌於次。

「亨秋」中校曰：「情況殊屬不利，第五軍攻勢既已頓挫於「維魯丹」^{ヴェルダン}前，第六第七軍攻勢，又復頓挫於「楠西」^{ナンシ}」也。皮拉魯」^{ピラル}前面，第二軍則現始如風前之燭，而終難免向「嗎魯奴」^{マロヌ}後方退却，且第二軍之右翼，實非屬退却而係被擊退者，故現殊有使全軍退却之必要也。至第三軍則向「霞龍」^{セヤロン}「修魯」^{シユル}「嗎魯奴」^{マロヌ}北方退却，第四第五軍與相連繫，而越「庫捏魯猛」^{クニルマ}經「阿魯貢奴」^{アルゴンヌ}森林中，向「維魯丹」^{ヴェルダン}退却，因是第一軍遂向「鎖阿孫」^{ソアソン}「肥魯、安、塔魯多諾阿」^{フェイルマン、タルドノア}（距鎖阿孫東南方二十吉米）一帶退却，且於必不得已時，當更向「蠟翁」^{ラオン}「蠟肥魯」^{ラフェル}一帶

退却也。

「亨秋」以木炭在第一軍參謀長之圖上、描畫各軍所應到達地點、且曰「在「桑^{カン}壩^{ダン}丹」附近編組一新軍後、當即開始行新作戰。」

因是第一軍參謀長「庫魯」少將答曰、「軍隊刻正以全力進攻中、且以從事戰鬥、各部隊情極混淆、是時若立即退却、則有陷於全軍覆滅之虞、故退却乃一至難事也、」但「亨秋」中校以別無他策、遂曰、「中止現在之戰鬥、而立向所命地點退却、固不相宜、然向與正面成直角之方向換言之、即以其左翼向「鎖阿孫」而退却、至「也奴」河後方、則並非不可能事、故信此種措置、縱不顧慮及於其他詳細之通報、亦屬至當之事也。」

「亨秋」實握有其全權、第一軍參謀副長「黑魯姑滿」上校亦在坐（完）

第一軍司令官、抑其苦悶之情、而於九日夜作退却部署、

「亨秋」中校、係爲巡視右翼方面、數軍司令部、而由大本營所派遣之參謀也、至該中校是否僅係爲關於各軍司令部之情況判斷而派遣、作爲予以指針之聯絡官長、抑尙

具有依其情況何如、而對各軍司令官通報最高統帥部之意圖、且使其實行此意圖之權能、雖尙不明、而其對於第一軍之退却命令、則可給其係豫受最高統帥部之意圖而自行判斷當時情況所特行傳達者也、要之德軍全軍之退却、實係基於右翼方面之戰況、乃屬不可掩之事實、而其作此種重大決心、係以由最高統帥部所派「亨秋」中校爲主動人物、亦顯而易見也、「亨秋」中校於前日夕適值第三軍司令官將下關於九日續行有利攻擊之命令時、前來相會、因即示以應呈最高統帥部之報告、且說明戰略上之形勢、而「亨秋」中校則答以第三軍之情況判斷完全適當、繼即於九日經第二軍司令部至第一軍司令部、

就九日之德軍一般形勢觀之、第四第五軍方面之攻擊、雖無所進展、而戰況則利於德軍、且尤以第三軍之攻擊、正作有利之進展、惟第二軍與第一軍間之空隙、則在極危險之情況、因之第二軍右翼、不得不稍行後退、然第二軍之中央及左翼方面戰況、則毋寧謂爲於德軍有利、第一軍亦已改其態勢、正向法第六軍加以攻擊、故可認爲大體尙能保持均勢也、

九月九日
第二軍方
面之情況

九月九日
第三軍方
面之情況

九日早、英軍以數縱隊突破「蠟肥魯特」^{ワラエルグア}、「修魯」^{シユル}、
「間之」^{マノ}、「嗎魯奴」^{マロヌ}河一帶、因是第二軍司令官與「亨秋」^{シヤクトウ}中校協議後、即將第二軍
之主要任務、定爲在支持第一軍於「嗎魯奴」^{マロヌ}北岸、俾得在「非斯母」^{フエスマ}附近與第二
軍右翼相連繫、且於上午已作關於第二軍後退之決心、但以當時該軍中央及左翼方
面之攻擊、正在進展中、而於其續行時稍佔有利形勢、故自下午一時左不起始行退却、
九日中全縱隊渡過「嗎魯奴」^{マロヌ}河、其後衛於十日夕以前、尙在「嗎魯奴」^{マロヌ}南方之「
多魯滿」^{トロン}、「阿威止」^{アウエ}一帶、

九日第三軍之攻擊雖獲有利進展、但至下午一時餘、即由第二軍司令部接受「第二
軍已將左翼實行退却至」^{セバ}「也覽魯列」^{エレン}北方」之無線電報、繼復由第二軍司令部接
受用無線電拍發之左述通報、

「第一軍退却、第二軍向「多魯滿」^{トロン}——「拖魯」^{トウ}一帶退却、且已向「基魯稀巴哈」^{キルヒバハ}
」（指揮第三軍）^{（右翼兵團）}傳達退却命令矣、」

因之第三軍司令官、亦向該軍下退却命令、乃後復由在「盧森堡」最高統帥部受左

項無線電報

「第三軍當停留於「霞龍」^{ジャロン}、修魯」^{シエル}「嗎魯奴」^{マールヌ}南方、更作攻勢準備、若其企圖成功、則第四軍亦應協助其攻勢、又第五軍亦當於九日夜實行開始攻擊。」

於是第三軍司令官、遂疑最高統帥部或因尚未知悉第二軍方面情況、而出於此種措置、但據是日下午所感受之第二軍司令部致最高統帥部之無線電報、則謂第二軍當局與「亨秋」中校協議後、即徐停進攻、佔領「嗎魯奴」北岸、其右翼則在「多魯滿」因之第三軍司令官、乃即向九日夕回抵「霞龍」^{ジャロン}「修魯」^{シエル}「嗎魯奴」方面之「亨秋」中校探詢第一第二軍方面之情況、當經該中校答曰、「應即停留於「嗎魯奴」^{マールヌ}南方之最高統帥部之命令、已不能如言實行、蓋以第二軍方面之情況、已與曩向最高統帥部打電時完全不同故也、是以第三軍司令官、宜自負責而採取其關於第二軍之顧慮上所判斷爲至當之措置。」

至下午十時三十分、最高統帥部向第三軍司令部致左項無線電報、

「第三軍當停留於「霞龍」^{ジャロン}「修魯」^{シエル}「嗎魯奴」^{マールヌ}南方、十日務須從速開始攻擊、

九月十日
之情況

第一軍已於九日夜實行退却，故法第六軍雖復增援一師，於拂曉採取攻勢，但已不見德軍部隊。

第二軍之後衛，是日仍在「嗎魯奴」兩岸之「多魯滿」「佛蠟姑尼」一帶，其主力部隊，則向「維斯魯」河續行退却，第三軍終日與第二軍後衛之左翼相連繫，而在「嗎魯奴」南方陣地抵禦優勢之法軍攻擊。

第二軍司令官於十日下午一時十五分，受領關於佔領「也奴」河畔陣地之最高統帥部之命令，至最高統帥部向第一至第五軍所下陣地佔領命令則如左。

關於佔領
河畔陣地
之最高統
帥部命令

一、第一軍今後隸屬於第二軍司令官之下，下午五時四十五分，當交付第二軍命令。
二、第二軍當向「維斯魯」河後方退却，而置其左翼於「拖阿幾」第一軍須受

龍第二軍之指示

三、第三軍當與第二軍相連繫，而佔領「木魯木龍」——「佛蘭修魯」(在霞

東南方)一帶。

四、第四軍當與第三軍相連繫，而佔領「萊茵」——「嗎魯奴」連河北方之「魯

「噶姑尼」(「在佛蘭修噶魯」東方)附近一帶、

五、第五軍當停留於現陣地、但第五軍團及「美資」守備豫備師須續攻「脫羅

伊榮」(「怕羅修」)「堪浦得羅門」堡壘、(在「維魯丹」南方之阻止處)

六、各軍須在其到達地點構築陣地且固守之、第七軍之先頭兵團即第十五軍團、

與豫備第七軍團於九月十二日下午進抵「桑堪丹」(在「桑堪丹」附近)

第三軍司令官於下午十時三十分受領上項命令、十日夜開始退却、十一日向「維斯

魯」河北岸續行退却、

最高統帥部綜合各種情報而判斷、法軍將以強大兵力企圖進攻第二軍左翼及第三

軍、故於十一日下午下左項命令、

第三軍當佔領「拖阿幾」——「修伊浦」一帶、

第四軍當佔領「修伊浦」(含有)——「桑麥奴烏多」(含有)一帶、

第五軍當佔領「桑麥奴烏多」(不含有)及其東方地區、

各軍須在其到達地點構築陣地而固守之、

九月十一日
最高統帥部
變更之

退却時各軍須使翼之連繫克獲確實行之。

最高統帥部於十一日對第二軍命以後應將第七軍配屬於該軍。

第一軍於十一日夕以主力部隊在「孔皮也奴」コンピエイク「鎖阿孫」ソイヤソン間接「也奴」エイヌ南岸位置其一部已移至「也奴」河北岸騎兵第二集團在「鎖阿孫」附近又第二軍與第一軍相連繫而在「蘭斯」フランス至「維斯魯」ウエスル河兩岸上。

「也奴」
河畔之交
戰

第一軍於十二日全部移至「也奴」北岸第一第二軍間之空隙則於十二日夜以第七軍之先頭部隊閉塞之。

比國由「
安維魯」
要塞出擊

比軍因知有德軍若干師正由其國內向南方移動故於九月九日至十一日間由「安維魯」要塞出擊因是德軍復將移動中之豫備第六師（屬於豫備第三軍團）調回而於十三日將比軍再擊退至要塞內又同時移動中之豫備第九師亦為豫防萬一而控置之其南進雖為遲延二日而該軍團卒於「嗎魯奴」交戰後調至「諾哀榮」ノアイロン附近焉。

法英軍排除德軍後衛之抵抗十二日概達「耶奴」エイヌ河南岸爾後為攻擊之準備。

九月十四日也奴河畔之情況

十四日之德軍情況如左、

第一軍之右翼撤至「孔皮也奴」附近也奴北岸、而向「諾哀榮」南方附近後退、

該軍之左翼在「鎖阿孫」東方之「維伊利」附近一帶、

第七軍(二軍團)及騎兵第二集團、位置於第一軍之左翼、第二軍雖與相連繫而佔領「蘭斯」東方一帶、但兩軍之中間、卒被突破、法軍已進迫「也奴」河北岸、

第三軍在白「拖阿幾」附近(「蘭斯」東方)至「修伊浦」間、第四軍與相連繫、而在「桑麥奴烏多」一帶、第五軍則佔領該地及其東方陣地、並抵禦法軍之攻擊、

此夜最高統帥部根據上述情況、予以左項指示、

第一軍若不能堅守「也奴」河畔、則當臨機應變而取一般方面於「蠟肥魯」且向其後方地區退却、

第二、第七軍是時當保持「蠟翁」——「蘭斯」一帶、

但第七軍及第二軍之右翼、於十五日轉於攻勢、而將進迫「也奴」北岸之法軍擊退、至該河畔附近、始獲免被法軍突破、以後各軍即維持「也奴」北岸之陣地、又十三日

以來法軍所實施之攻擊，雖繼續行至十八日，卒未奏功。是時在德軍之右翼後方，已露逐漸作延翼競爭之象。德國第六軍於二十一日不在「桑堪丹」集合，而即向「阿米安」附近前進，以對抗法軍之包翼行動。因是在「也奴」河以北之延翼競爭之作戰，愈益發展，而至互相逐漸向該方面移動兵力，但兩軍在「也奴」河畔之戰線已漸行膠著，於是遂現出陣地戰之情勢焉。

第二章 關於根據德軍作戰計劃運用大軍之研究

第一節 德軍在「嗎魯奴」交戰時戰敗之原因

「嗎魯奴」交戰之德軍戰敗原因，雖難概而論之，但若僅述其主要者則如左。

一、「毛奇」雖模倣「史利芬」之計畫，而已失其精神。蓋「毛奇」忘其應舉克供使用之全兵力，以擊破敵軍主力部隊之「拿破崙」「毛奇」所遵奉之大原則，而向決戰方面以外，分散兵力，且甚至在法國戰場尙未決勝以前，而遽向東方戰場移動二軍團也。

加以奧軍總司令官「孔蠟多」復在戰略上犯一大過失，而向俄國及塞國兩方

面採取攻勢，遂至九月在東方戰場陷於非常之危險，而使德軍之作戰益形不利焉。

二、德軍最高統帥部企圖由第六第七軍方面抽調四軍團，俾加入右翼方面，以對抗法軍之包圍，但該項兵力於「嗎魯奴」河畔交戰時，未及趕到，直至「也奴」河畔交戰以後，始獲加入戰鬪。此種措置，不得不認爲一大過失。蓋法軍能利用本國內優越之鐵路，反之德軍在鐵路及兵站施設上，則完全立於不利地位，而其不能恰於決戰時機將該項兵力開抵右翼方面，極爲明瞭。故毋寧採取在第六第七軍方面以足資調動之兵力，突破「拖魯」「也皮拉魯」間，而與左右兩翼相策應，藉與法軍以決戰的打擊之策爲善也。

三、德軍不先在「也奴」河畔整頓態勢，而一舉向「嗎魯奴」河一帶進逼，實爲是役戰敗之一大原因也。德軍因行遠距離之強行軍，及不斷從事戰鬪，以致疲憊達於極點，子彈糧秣亦大缺乏，且德軍各單位部隊之兵力，在實數上殆已減少，比之發進當初之兵力，不過半數而已，尤以就「維魯丹」以西之兩軍兵力相較時，德

軍只四十師，而法英軍則計有五十七師，故在其實力上兩者兵力之懸殊，不可謂不甚大也。

第二節 關於運動戰時大軍之統帥

一、統帥上大軍之區分、

德國最高統帥部，當行本作戰時，大體係將西方戰場全軍歸各軍直接指揮，而惟將第七軍隸屬於第六軍司令官之下，又最初雖爲向「母止」河前進，而使第一軍隸屬於第二軍司令官之下，並其後爲在「母止」河畔交戰，復出於此舉，然此際當以更進一步而設一種中間統帥機關，俾統一右翼四軍之指揮爲佳也。最高統帥部關於右翼四軍之戰術上協助，匪特有常與以指示之煩，且復因其位置距戰線遠，尤以距決戰方面爲甚，致其指揮殊難恰適於當時情形，此尤以在「嗎魯奴」河畔交戰時爲深有此感也。

二、關於作戰計畫與其實施間之關係、

作戰計畫係以其擬案時以前所獲知之情況爲基礎，故於其實施時，自當求能以適

應情況之變化、而不必拘泥當初之計畫、然在自信本軍較佔優勢、而採取攻勢作戰之國軍、則毋寧以依卓越秀拔之統帥、與敏捷神速之機動、而向敵方立於主動地位、並斷然遂行本軍之豫定計畫、使敵立於被動地位、從屬於我為得計也、是故就此點^入、德軍自初即將全軍配置於第一線、而不置第二線軍、並毅然起而佔先制之利、誠可謂為大堪賞讚者、反之如法軍最初即配置第二線軍、並隨敵情作第二之部署、遂率至逸去戰機、是則係運動戰時之攻勢作戰指導上所得難贊同者矣、

作戰計畫究應至若何程度、乃屬有研究價值之問題也、凡論作戰計畫者、咸謂「關於與敵軍主力部隊衝突以前之行動、雖應規定其必要事項、但若妄行臆測較遠之將來情形、而作綿密之豫定、則鮮受其利、」是固然矣、但若僅作第一次交戰以前之計畫、厥後惟隨現在情況、行臨機應變之部署、則在大軍統帥上、尙難稱為適當、故宜揣度第一次交戰略收豫定之成功時、而考究茲後當依若何方針、指導作戰、且豫事講求必要之各種準備也、至若當揣想其應行發生之主要各種情形、而考究其對應之策、更不待論、例如德軍在國境會戰獲勝時、以後即將實行一大旋回運動、自不難

於明瞭而其爲遂行此種特異之困難作戰豫就左方旋回時之各軍推進力如以考慮並作是項部署則按照平時所定之作戰計畫尤爲所常著眼者蓋以現時大軍之運用在後方補充關係上非如當時之「拿破崙」或「毛奇」得輕易實行其作戰計畫故也。

三、大軍之統帥法

高等統帥部關於其部署通常與以長時日之命令且爲嗣後之行動起見以豫就作戰方針示其意圖爲有利。

當交戰時高等統帥部須隨種種變化之情況於適當時間與以必要之指示俾交戰時之指揮克適切於當時情況因是各軍司令亟應在交戰之際常於適當時間報告敵情及自軍行動並以後之決心而現時發達之通信機關其中如無線電報已使大會戰時之指揮愈趨容易是則與往時之大軍統帥法稍異其趣者如德軍最高統帥部在本作戰中即屬能利用無線電報而大體克於適當時間與以所需之指示並指導各軍者也。

然縱令通信機關已作顯著之發達，而高等統帥部在指揮大軍上，亦未必常能於適當時間內，予以指示，是故各軍司令官，不宜空待其指示，而常隨全般之目的，獨斷處事，且隣接各軍亦須互相協助也。上述各節，在本作戰中，固曾迭見於德國各軍矣。

四、爲作聯絡指導，向下級司令部派遣參謀。

通報及報告，在時機迫切之時，有屢缺乏者，故當必要之際，由高等統帥部，向下級司令部派遣富有才幹之參謀，而此項參謀，須能洞悉高等統帥部之意圖，下明晰之觀察，與確實之判斷，而速行報告情況，以資高等統帥部之作戰指導，且有時關於下級司令部之判斷，須一如高等統帥部之意圖，與以指導也。至若此項參謀，自行判斷情況，根據高等統帥部之意圖，自負責任，以高等統帥部之名義，發下命令，此惟限於非常特異之時行之，可謂屬於一種權變也。在「嗎魯奴」交戰之末期，當德軍右翼方面形勢極危時，如由最高統帥部向第一至第三軍所派遣之「亨秋」中校，即係帶有重大使命，且爲視察情況，而向戰線派遣者，而其向第一軍所下退却命令，係出於「亨秋」之獨斷，殆不容疑。關於此際德軍退却之可否，雖難遽作論斷，而在「亨秋」中

校於判斷一般情況後，即不顧第一軍司令部之反對，斷然遂行其意思之點，則與其評爲擅權，毋寧當賞讚其以身任責之膽力。願自他方言，委任其足以左右全軍運命之如此重大事件之判決於派赴遠方之一中校，殊難表示同意，故信其宜由參謀總長自行處斷也。

五、高等統帥部之位置

在兵力增大之現時大規模之交戰中，高等統帥部之位置，雖應與戰線作相當之隔離，而在決戰時機，其所在地點，須務求與該方面接近，此與往時毫無異也。德軍在國境會戰勝利後，雖已將其大本營移至「盧森堡」，但如以後仍在該地指揮「嗎魯奴」會戰，則其位置未免距決戰方面過遠，殊難認爲適當，是因相最高統帥部自行直接指揮各軍而至發生此種關係，故斯際宜如前述辦法設中間統帥部，俾事指揮右翼方面四軍也。

六、騎兵之用法

德軍在西方戰場有騎兵十師，而區分爲四集團，其中兩集團用於右翼前，兩集團用

於軍之正面前，而在全軍集中時，各騎兵集團之大部分，仍歸最高統帥部直接掌握。迨全軍開始進，始配屬於所需之軍，又騎兵第二集團，初係配屬於「葉木米稀」兵團也。按上述德軍騎兵之用法，大體尙屬適當，而在德軍右翼前行動之騎兵集團，不僅負搜索之責，且服掩蔽軍隊威脅敵軍側背，截斷後方聯絡線，威脅退路或確保前方物資等各種積極任務，採取果敢之行動，故其所獲功績，可謂異常顯著也。

「嗎魯奴」交戰中之德軍騎兵用法，殊難認為適當，蓋是時以將全軍正面之騎兵減少至最小限度，而使用全部騎兵於右翼方面為得計也。

七、運動戰中之會戰指導

高等統帥部通常須為會戰指導計，規定各軍任務及作戰地域，必要時更須為從事戰鬪，規定運動發起之位置，及直屬部隊之行動，俾依是行之，而以其所得機動之成果，而自然開始戰鬪，蓋高等統帥部於運動戰中，為會戰指導所應行之最主要之統帥事項，在指導各軍所要方向，若當初大會戰時之基礎態勢一失其宜，則以後之挽回困難，此如「毋止」河畔之會戰，及「嗎魯奴」河畔之會戰，均屬其明例也。

八、大會戰中決戰方面之數

主決戰方面雖多選定敵軍之一翼或正面之一部，且尤以在大會戰時常僅求決戰於一方面，但殊難依是收完全之決勝，故須於情況（尤其係戰力）所許時選定主從之兩決戰方面而毅然進攻，並由兩方面包圍以圖殲滅敵軍，此際若於主決戰方面以外僅爲使主攻擊易於進行而採取牽制或小規模之攻擊行動，則決非求必勝之道。矧航空機及通信機關之發達，復益足使其難達牽制之目的。耶德軍作最初之部署時，似以採取一面向右翼方面求主決戰，一面在「拖魯」^{トル}也皮拉魯^{エヒラ}間選定次等決戰方面，而收決然戰勝之策爲有利也。當日俄戰爭時，鴨綠江軍於奉天之役，初即係謀牽制俄軍，俾決戰方面之第三軍易於進攻，乃以此種牽制終未收效，致使俄軍得向決戰方面移動兵力。於是第三軍之攻勢遂爾暫遭頓挫，此即所以在主決戰方面當極力調派大軍進攻，且一面更須加以第二位之決然攻擊，以策應主決戰也。是在交戰兵力極大時亦然，故苟思及俄軍在奉天之役較諸日軍殆占數倍優勢情形，則在兵力上較聯合占優勢之德軍，當不難於採取此種戰略。至若欲如「史

利芬」之第二次作戰計畫併用極端包圍與迂回之策則又當別論矣

九、會戰中之指揮

高等統帥部於會戰時若有統一各軍行動之必要則當特事干預以促進軍之運動或加以掣肘必要時亟應行兵力之轉用而速乘敵之弱點以圖會戰之進展也德國最高統帥部雖獲依無線電報得悉各軍情況而與以指示藉盡其指導之責但(例如就八月二十三、四日「那木爾」南方第二、第三軍之協助二十八、九日許第三、第四軍之協助及九月初「嗎魯奴」河畔會戰時之第一、第二軍之協助等)予以指導是)尙有缺適切之點也

當行兵力之轉用時須乘絕好機會且其實施應極迅速俾敵方無由察悉我之企圖而切戒於未確實窺破戰機時即妄行之德國最高統帥部在「嗎魯奴」會戰中於察知法軍向左翼移動其兵力德軍右翼方面瀕於危境時雖即由「阿魯薩斯」洛倫方面抽調四軍團俾向該方移動而已失時機未能收任何效果故此際以勿徒從敵人之行動而於其左翼亦採積極行動以期突破「拖魯」(トール)也皮拉魯(エボラ)間策應

主決戰方面爲常，關於此點，已具述於前，茲不再贅。

十、追擊

若欲完全收戰勝之效果，則須純作猛烈果敢之追擊，故就此點言，國境會戰後之德軍追擊，可謂真堪賞讚矣。其追擊之主要目的，在由各方面包圍敵軍，或將敵軍壓迫至背後聯絡線以外，以截斷其退路而殲滅之。因是若得自初即將作戰方面指向敵之側背，則其所收效果當益大也。

八月二十四日國境會戰勝利後，關於德軍追擊之高等統帥部之指導，固在伸張其右翼，而協助騎兵集團由外翼席卷法軍，但其令第一第二軍作急角度之斜行進，則反至有使追擊趨於遲緩之感也。

德軍全般之追擊方向，在將法軍壓迫至其後方聯絡線之方向，顧若欲截斷其退路，則以採取在「維魯丹」^{ウエルダン}以南之地區，亦加以強力之攻擊，並由兩翼包繞之策爲有利。否則當如前述以指導其完全放棄「維魯丹」以南，而由巴黎西方迂回前進，以期將全法軍壓迫至東方或東南國境之作戰爲善也。

十一、追擊目標

當大軍追擊時，其最重要者，在決定追擊目標，因是高等統帥部，雖應判斷敵軍退却之動機狀態及我軍補給能力，與友軍間之關係地形，並要塞之價值等，而考察其追擊限度，但尙須選定較遠之線爲其目標。

德軍最高統帥部於八月二十四日之戰勝後，大抵係向「墨幾也魯」(メザエル)「桑堪丹」(サンカンデン)一帶指示作戰之繼續，嗣於二十八日進抵上述一帶，又復作追擊至「嗎魯奴」(マールヌ)河一帶爲止之部署焉。關於此際，是否應一舉而決行追擊至「嗎魯奴」河一帶，抑當先在「也奴」(エヌ)河一帶整頓其態勢，雖屬大堪考究之問題，但在已明悉大追擊後戰鬪力之消耗，及法軍業在「維魯丹」(ヴェルダン)與巴黎兩要塞之後方地區，略爲整頓其態勢之情況下，則似以後者爲宜也。

若欲斷然追擊，雖至「嗎魯奴」以決勝敗於此一戰，則須爲此決戰使用其足資運用之全力，乃德國最高統帥部於此際，雖一面似有斷然之決心，然尙未出於極澈底之措置，宜乎其成爲戰敗之一大原因也。

大追擊後，因其消耗兵力於追擊，而後方補充亦欠充分，以致會戰能力大形減少，是不可不注意也。故徵諸「嗎魯奴」會戰時之德軍兵力，依戰鬥及行軍之損耗，而減少其實力約至半數，則足知高等統帥部關於追擊之最大考慮，在酌量追擊後之戰機及士氣上關係，與自軍實力何如，而洞察其應否採斷然措置，或仍持慎重態度也。

十二、追擊之部署與次回會戰之準備配置

當行追擊部署時，須於其終局，作次回之會戰準備，此尤以在敵方行隨意退却時爲然也。法軍將停留於「嗎魯奴」河一帶，以求再戰，殆屬顯而易見之事，而觀諸八月二十八日德國最高統帥部之追擊部署，則其所指示，似在令第一軍向巴黎西方進發，而使全軍準是以向西南方前進，此自不免稍右過於分散兵力之感，但至三十日又復變更其決心，而擬在巴黎以東之地區，將法軍壓迫至東南方，是則自可視爲適當之舉，然其令第一軍之全部向巴黎東方地區前進，以及該軍違背最高統帥部之指示，而不採取翼後之梯隊配置，即突進巴黎東南凹角內，則又不得不認爲「嗎魯奴」會戰敗因之一也。

十三、追擊時之突破

當追擊時，易獲突破敵方間隙之機會頗多，就八月二十八九日左右之法軍態勢論，其正面雖生一大間隙，而以德軍專心焦慮於作包繞之追擊，與第二軍不能作適切協助之故，遂至逸失此良機焉。

反之法軍向「也奴」河追擊時，雖克突破德國第一第二軍間之接觸部，而至使德軍遭遇一大危機，但以德國第七軍之部隊新為增援開到，遂卒未能奏功，要之在行追擊時，須力求能果敢併用包繞與突破計畫，以期獲隨處制服敵軍也。

十四、對於是妨碍我軍作戰之敵軍要塞之措置

對於此種要塞，當採若何措置，須由高等統帥部自行計畫指示，至對敵軍要塞，究應僅行加以監視，抑當施以圍攻，或竟行攻略之，此須依敵軍要塞之價值，且尤當依其及於我軍作戰與後方聯絡線之影響而定也。

甲、對於「列日」(列日)要塞，採取速行奇襲而攻略之，此等措置，自屬得計。

乙、對於「那木爾」(那木爾)要塞(係野戰軍之據點)協同野戰軍開始攻城，自屬得計。

丙、對於「幾糾」^{サウユ}堡壘，以與野戰軍同時進攻爲上，蓋以其妨碍野戰軍之攻擊行動故也。以後對於此堡壘，雖曾留置豫備一師，但若爲情勢所許，則可用後備國民部隊充之。

丁、對於「安維魯」^{マンクモレ}要塞，以三師兵力監視之，自無不可，蓋以野戰軍之兵力，須務求不至減少故也。

戊、對於「莫不糾」^{モノーデス}要塞，雖已以豫備兩師當攻城之任，但若爲情勢所許，則宜以後備國民部隊爲主，而將豫備兵團減至最小限度，且另附以攻城砲兵。

第三節 關於運用大軍之旋回作戰

由德法國境至「嗎魯奴」之德軍作戰，運用大軍實行旋回運動，詢屬戰史上之一大偉觀也。夫在二百吉米之正面，用五十師之大軍，而實行直角以上之旋回，其統帥上雖含有若干過失，其終局雖歸失敗，然其大規模之作戰運動，實可作爲運動戰之一佳例，而且較彼拿破崙大帝在「烏爾穆」^{ウルム}之作戰，尤足令人賞讚者也。

關於指導旋回會戰，及以後實施旋回追擊之作戰，不特於其統帥上大感困難，且當其

實施時，將復遇種種危險及困難也。明甚。而德軍之克遂行此種至難之作戰，則實由於其統帥部之優秀，各軍協助之適切，與夫軍機動力之強大也。

大軍之旋回，以依各軍行進之規正，及作戰地域之變更而逐漸行之為最善。此係以在運用大軍時，其旋回外翼之行動距離頗大，故須作一面拘束內翼之行進，一面使外翼軍及早進發，而先形成前方梯隊，然後再依各軍之旋回，以引起全軍之旋回。如此指導方為合宜。如德軍在「母止」交戰時之指導，即屬其例也。

會戰後之旋回追擊，極難實行。通常當行追擊時，為使各軍不至坐失時機，而猛烈實行追擊起見，雖應大事容許各軍之獨斷，但就他方面言，旋回運動既逐漸變更，其前進方向，而於內外兩翼異其行動距離，則於旋回追擊中，若過度向各軍取放任態度，殊易於使各軍間發生混淆或離隔等弊，且輒有為第二會戰致犯過失之虞也。

「母止」會戰後，德軍最高統帥部如何統帥各軍，頗有研究價值。茲述其主要事項如左。

甲、應示全軍之追擊目標於何線。

乙、應如何分配各軍之作戰地域。

丙、爲規正各軍之連繫、應如何加以指導、

丁、爲適切作第二會戰之兵力配置、在其機動時、應如何加以指導、

戊、爲使外翼軍作遠大迅速之機動、關於其補充、應如何加以考慮、

己、關於旋回後各軍之補充、與高等統帥部所擔任之補充間之連接、應如何籌畫、

茲舉示德國各軍在行木作戰時之行動距離、(此係測其大體情形若欲求各兵團實際之行動距離則當較此尤形增加)

於左

軍	距離	日數 <small>(此中含有行 戰鬥之日)</small>	始終月日
第一軍	約四百二十吉米	二十三日	14/8—5/9
第二軍	約三百八十吉米	二十五日	12/8—5/9
第三軍	約二百八十吉米	十九日	18/8—5/9
第四軍	約二百二十吉米	十九日	18/8—5/9
第五軍	約百六十吉米 <small>(最外翼)</small>	十九日	18/8—5/9

據是以觀、亦足知其在外兩翼上之行動距離大異也、

關於大軍旋回作戰時之補給，隨其正面之擴大，與旋回角度之大，而益感困難，茲示其所應顧慮之事項如左、

一、關於國境方面軍需品之集積，當其實施時，須豫圖其能適應於此種作戰、

二、隨其接近外翼，而增大軍之補給機關，並增加其推進力、

三、爲伸張外翼軍之急速，遠大之後方聯絡線起見、

甲、軍兵站機關之豐富、兵站業務之敏速、

乙、汽車團之適當配屬及利用、

丙、地方物資及運搬器具材料之迅速徵集、

丁、鐵路終點與陸路兵站線間之適確聯絡、

戊、迅速架設野戰鐵路，或迅速修理占領地鐵路、

四、縮短彎曲之後方聯絡線、

五、爲掩護後方聯絡線起見，後備及國民部隊配屬之比例、

兵站業務之敏活，在作如斯遠大迅速之機動上，尤感必要，德軍有鑒於此，故在戰前既

迭行兵站演習，在平時教育上，亦力圖作是種演練，此次非無故也。

開戰時之運貨用汽車，在德國計有七萬輛，法國計有九萬輛，然其爲迅速徵發並供軍用而豫行準備有組織之使用者，以德爲最，此種情形，在本作戰間，可由德軍方面汽車縱列之活動而知之也。

野戰鐵路之新設，頗需時日，而極難追隨神速之運動戰，故以修理佔領地之既設鐵路爲最善辦法也。當法軍退却時，悉將鐵路破壞，因是德軍鐵道隊，乃於非常困難情形之下，努力急速修理，例如德國第一鐵道監部，曾修理由「阿亨」經「列日」至「布流舍魯」之線路，而於九月一日在其終點開行第一列車，第二鐵道監部，亦曾修理由「盧森堡」比端經「利不蠟猛」至「舍丹」與由「脫利也魯」經「盧森堡」至「那木爾」之兩線路，而德軍在「嗎魯奴」會戰中所獲利用者，僅上述不完全之兩條鐵道線而已，此足以窺知德軍補給之不易也。惟此鐵道線之方向，可認爲與實行旋回後應行縮短後方彎曲聯絡線之要求相吻合。（參閱歐戰叢書第九卷附圖）

德軍在後方補給至難之情況下，其克作如斯神速之機動純由其地方豐饒，且適當夏

季，故得依地方物資之徵發，以供其部隊給養之特別關係，是不可不注意也。

第四節 由大軍作戰之見地，應向兵團要求之事項

決戰當僅求諸運動戰，若欲增大戰勝之效果，則縱在運用大軍時，亦應實行敏速果敢之作戰運動，因其應向軍及軍內各兵團所要求之事項如左：

一、軍須具備迅速遠大之機動能力，俾獲增大作戰之自由。

二、軍在被限制之地域內，須迅速圓滑實行各種之作戰運動，例如旋回、(例如第一第

魯—河北方地區所行之旋回與第一軍在「臆肥魯」地方所行之旋回) 斜進行 (如第二軍在「莫不糾」東方地區所行之斜進行，進與由第五軍之集中地至第一衝突之前進並第一軍在巴黎東北方地區所行之斜進行) 側敵行進 (例如第一軍在巴黎東方地區所行之斜進行) 側方轉移、側面展開、背面旋回、(例

第一軍向巴黎東北方退却時所行之背面旋回) 及兵力移動 (例如在巴黎東方地區之) 之類是、

三、各軍適切之協同動作

四、在比較狹小之正面內之集合及機動，因是屢生軍團重疊情形 (如至八月中旬之

達) 又向騎兵集團，特要求作迅速果敢之機動，故此等騎兵，須有依據地方物資之覺悟，

左揭關於軍機動力之若干戰史之例證，以資與本作戰之德軍行動有所對比。

年代	行 動 地	距 離	日 行 數	均 日 行 程	指 揮 官
一七四四	「萊浦起稀」——「巴魯稀威崗」 <small>ライプツヒ バルヒウイツツ</small>	三四〇 <small>基羅</small>	一五 <small>日</small>	二二三 <small>基羅</small>	「夫利多利稀」 <small>フリトリヒ</small> 二世
一七七九	「不倫塔」——「比阿維」——「糾登不魯姑」 <small>ブレンダ ビアーウエ ジェテンブルダ</small>	四〇〇	二五	一六	「拿破崙翁」 <small>ナポレオン</small>
一八〇〇	「不羅流」——「萊茵」 <small>ブロンニエ ライン</small>	六〇〇	三〇	二〇	，，
，，	「斯脫曠斯不魯姑」——「烏爾穆」 <small>ストラスブルガ ウルム</small>	三五〇	一九	一八	，，
一八〇五	「烏爾穆」——「威恩」 <small>ウルム ウイン</small>	五〇〇	二七	一八五	，，
一八〇六	「也拉」——「柳伯苦」 <small>エナ リユーブツク</small>	八〇〇	二四	三四 <small>ミューラー</small>	「讓傑」 <small>ミューラー</small>
，，	「也拉」——「柳伯苦」	六〇〇	二三	二二 <small>スーレ</small>	「史魯」 <small>スーレ</small>
，，	「阿維魯斯塔特」——「柳伯苦」 <small>アウエルスタット オーベツク</small>	五八〇	二四	二四	「白魯拉多脫」 <small>ベルナドット</small>

一八一二	「 <small>ワイタクセル</small> 歪苦舍魯」——「 <small>クイルナ</small> 威魯拉」	五〇〇	二三	二二	「 <small>ナポレオン</small> 拿破崙翁」
”	「 <small>モスコウ</small> 莫斯科」——「 <small>コウノ</small> 可烏諾」	一二〇〇	五八	二二	”
一八一三	「 <small>ライプツヒ</small> 萊浦起稀」——「 <small>ハナツ</small> 哈勞」	三二〇	一一三	二七	”
一八一五	「 <small>ワグネルロー</small> 瓦鏡魯羅」——「 <small>パリ</small> 巴黎」	二七〇	一一	二五	「 <small>ブリュッセル</small> 布留魯魯」
一八七六	「 <small>ドレステン</small> 多提斯登」——「 <small>ケニーヒタレツツ</small> 克尼稀姑捏齒」	一九〇	一三	一五	德國第一軍
一八七〇	「 <small>ザール</small> 渣魯」——「 <small>マースラッセル</small> 麻斯蠟齒魯」	一〇〇	七	一四	德國第二軍
”	「 <small>メツク</small> 美資」——「 <small>オレアン</small> 哦魯捏安」	一八〇	九	二〇	”
”	「 <small>ウエルト</small> 維魯特」——「 <small>トウトル</small> 拖魯」	一八〇	一三	一四	德國第三軍
”	「 <small>セズン</small> 拖魯」——「 <small>セズン</small> 舍丹」	一八〇	一〇	一八	”

一、決戰當求僅依運動戰。

與敵野戰軍以殲滅之打擊，以期從速終結戰爭，乃作戰指導之理想也。但若欲與敵以殲滅之打擊，則必須依活潑之運動戰，因是當以果敢神速之作戰運動與敵行一決戰，且於獲勝利之會戰後，更應極力緊逼，而強其作第二次交戰，以期克殲滅敵軍也。就戰爭之實情論，雖有時不能遂行其猛烈果敢之追擊，而至與敵軍以停留抵抗之時日，或因對陣過久而不能避免引起勉強之陣地戰，但縱有此種情形，亦應迅速突破，席卷敵軍陣地，而圖變陣地戰為運動戰，以期與敵軍以決戰之打擊也。要之決戰之方式，均存於運動戰，而我軍若欲常立於主動之地位，用活潑之運動戰與敵軍以決戰之打擊，則不得不有待於統帥之優秀、軍機動力之旺盛、軍素質之精銳、補給力之強大，以及兵員補充之迅速也。

二、運動戰時作戰運動之價值。

作戰之主眼、在於會戰地行有利之戰術決戰、而會戰前之作戰運動、實在依上述之趣旨、於企圖之時日及場所、指導所要兵團也、又若能依一次會戰即與敵軍以殲滅之打擊、自屬所極希望者、然此在現時之大兵團戰上、則不得不認為益感困難、故須於會戰獲勝後、即不假以時日、而立行大追擊、以強其行次回之交戰、俾敵軍陷於不能再起之境、而是以白此意義言會戰後之追擊運動、實有重大價值也、在會戰前後、通常雖依是發生大規模之作戰運動、而於會戰時、亦頗有為速乘敵之弱點、求一決戰、或為救戰線之危險起見、須作迅速之機動、要之凡一作戰、係戰鬪與作戰運動之合成也、至其勝敗雖屬作戰上之主眼、但其為會戰勝利之基礎、且使其結果擴大、遂至入於作戰之終局者、實為作戰運動也、而當作戰時、在時日及場所上占其大部分者、亦屬此種作戰運動也、

在現時交通網頗形發達之歐洲戰場上、其迭依鐵路行作戰輸送、以資迅速移動兵力、而與作戰上以絕大援助、雖應特行注目、然運動戰時之作戰運動、殆須全部利用徒步行軍、自又不待論也、

三、若欲達到依一次作戰以殲滅敵軍之大目的，則不得不行果敢之作戰。

凡攻勢作戰，係以從速殲滅敵之野戰軍爲目的，故縱令含有危險，並感受多大困難，亦須斷行果敢之作戰也。關於決戰方面之選定、兵力之區分、及作戰運動之實施，均須依此要旨而行。

若行彼所謂平押作戰，縱即獲勝，亦不過逐漸將敵軍壓迫至與戰線成直角之方向，而收極平凡之安全，是以其作戰之結果殊少，且至使戰爭期間爲之遷延。

故以併用斷然一翼包圍與戰略迂回而進攻不已，以期將敵軍壓擠至其聯絡線外，且復壓迫至自然之障礙，遂至與以殲滅之打擊之作戰，或於情勢所許範圍內，行兩翼包圍，且乘會戰之勝利而完全包繞之，以期與以殲滅之打擊之作戰爲最善也。然在對於敵之外翼不克絕，以包圍時，常先謀突破敵軍陣地，以作達到目的之手段，此際須斷然向突破點使用強大之兵力，而於其突破後，即採取果敢之迂回及包圍作戰，以期獲分斷敵軍也。

爲圖在決戰方面佔絕對優勢之兵力起見，須於其他方面極力節約兵力，且在時期

及場所上更須能出敵不意、乘其弱點、此大原則實爲古今所毫不變者、而於內外線作戰、或攻防兩勢作戰之適用、並移動兵力時、自均當遵守此項原則也、在現時所行之大兵團戰、其不能立即模倣如「夫利多利昔」^{フリドリッヒ}大王與「拿破崙翁」^{ナポレオン}大帝所採之方式、固不待言、然其能應用此種精神於今日之大兵團戰、而果敢斷行之者、則實屬現時之名將、是故爲使作戰軍堅決實行此種遠大之企圖、而賦與軍以機動力殆極切要也、

四、活潑之運動戰、須依兵站強大之推進力、

大軍之作戰運動、其殆依全部各軍團之行軍而成立、雖如上述、然其賦與各兵團以不斷之前進能力、或許以迅速困難之機動者、則純在後方兵站輜重之推進力也、此等輸送機關、若僅委諸馬力、則其推進力頗微弱、而將隨交戰兵力之增大、愈增其鈍重性、如是不特其向正面前進之速度頗遲、且復並使以大兵團而行之機動殆不可能、願歐戰中多數汽軍之利用、既足大形增進軍之機動力、而關於其兵站輜重之編成、與野戰鐵路之敷設、亦以平素頗留意於此類準備之故、軍之機動力頗大、而可認

爲大兵團之作戰運動，殆能自由實行，其中如德軍之優秀之作戰，雖賴其熟練之統帥者頗大，然設非依其後方設備之良好，而增大其推進能力，曷克臻此。由是觀之，軍之機動力，其中如後方推進能力之強大，實爲行活潑運動戰時所不可缺之要件，是故兵站輜重之編成良好，且充足其後方設備，俾統帥大軍得增大作戰之自由性，尤屬必要也。

五、大軍之運用與大軍內軍之作戰運動間之關係

在往時作戰兵力較少時代，將帥運用其兵團之術，不甚困難，故遂行其巧妙果敢之企圖，較爲容易。然在現時運用巨大軍隊時代，其集結大兵團於比較狹小之地區，而使之運動，且將此等大兵團之軍隊，併列多數於廣大之正面而行作戰，其中關係於全般之作戰運動，頗爲困難複雜，在補給關係爲尤然。此雖另依現時通信交通與輸送各機關之發達，而確獲大減其困難情形，然大軍及大軍內軍之作戰運動，苟非有一定之系統，與熟考之秩序，則難免引起軍運動之混亂，與戰鬥力補給能力之減退，並至因此等關係不得中止，其所企圖之作戰，此尤以在東洋之戰場爲然，故在現

時大軍之統帥上、隨作戰企圖而以秩序指導各兵團之運動、並盡全力於其補給、以賦與其推進力、實屬統帥者最困難之一業務、是故在現時之大兵團戰上、須稽兵團作戰運動之整否、與補給力之能否、而與作戰企圖以一定之限制、以防其擬作不能實行之作戰企圖也、惟過於謀行軍與運動之簡單、並補給之容易、而放棄其對敵得占優勝之積極作戰企圖、遂至使作戰化為平淡無奇而終、則在又用兵上所當切戒者也。

當運用大軍作戰時、並列各軍而不變更其關係位置及作戰正面、雖極易於行作戰之指導及實施、但依各種之作戰目的、對於軍及軍內各兵團要求行種種困難之作戰運動、亦屢有迫為必要者、尤以在擬行優秀果敢之作戰時為然、此際其指導若不適切、且軍之機動力亦不能與之相應、則當實行作戰時、難保不遭非常之蹉跌、故宜鑒於平時豫想戰場中自國軍之機動力、而研究其對於大軍及軍得要求其行至若何程度為止之作戰運動、並各種困難作戰運動之指導及實施法、與此等作戰運動及補給間之關係為要、同時因作戰運動及補給之關係、為力求減少對於作戰企圖

之縛束起見，平時須就戰爭資材之豐富、戰場後方設備之完整、及軍之機動力之增加等點，以絕大之努力從事準備也。

六、要之若欲用大軍行優秀果敢之作戰，則各高等指揮官，須熟悉統帥之法，且兼備明敏之眼識、崇高之情誼、及果敢斷行之膽力，而輔以優秀之參謀。至其企圖之實施，則存於構成軍隊之各單位部隊，是以單位部隊須具備足副其要求之機動性及戰鬥力，而向最高目的發揮其協同犧牲之精神，以力期其能遂行高等統帥部之遠大企圖也。